

觀堂集林



觀堂集林卷第四

海甯王國維

藝林四

書春秋公羊傳解詁後

今之春秋公羊傳爲何氏一家之學至何氏之學出於誰氏書闕無考後漢書儒林傳惟言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李育亦爲博士在儒林傳傳亦但言其少習公羊春秋未著其爲嚴氏或顏氏也故何氏學出何人其書用何本自來無以說之余以漢石經校記考之知何氏實兼用嚴顏二家本也漢石經公羊校記每稱顏氏蓋用嚴氏本而以顏氏異同附之猶其詩經校記中有齊韓字乃用魯詩而以齊韓異同附之也今其校記見於隸釋者四條其一曰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

下闕

其三曰卅年顏氏言君



出則已入今何氏本於桓二年僖卅年皆有此文是從顏氏也又其二云何以書記災也此上當闕顏氏言三字又此條下空一格有卅年字則此條當爲僖二十年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之校語校語既出何以書記災也之異文則其本文災當作異唐石經公羊傳作災與顏氏合宋十行本作異則與嚴氏合其四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何本有此十二字亦從嚴而不從顏然則邵公之本實兼採嚴顏二家與康成注禮經論語體例略同知後漢之季雖今文學家亦尙兼綜而先漢專已守殘之風一變家法亦不可問矣

書論語鄭氏注殘卷後

法國伯希和教授於敦煌千佛洞得論語鄭注卷二殘卷存述而泰伯子罕鄉黨四篇述而篇首闕餘篇首則

題泰伯篇第八子罕篇第九鄉黨篇第十篇下皆題孔氏本鄭氏注鄉黨篇後有後題云論語卷第二又日本橋瑞超氏於吐魯番吐峪溝得論語斷片存子路篇末及憲問篇首十行憲問篇題下亦有孔氏本三字其注亦鄭注也案何晏論語集解序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漢末鄭大司農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經典釋文敘錄云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又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正讀凡五十事隋書經籍志說亦略同是鄭注用張包周之本包周皆出張氏張氏初受魯論後受齊論均與孔氏無與也且皇侃謂古論篇次鄉黨第二此本則泰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悉用魯論篇次尤與孔本不合而此題孔氏本殊不可解余謂何陸所說與此本所

題皆是也鄭氏所據本固爲自魯論出之張侯論及以古論校之則篇章雖仍魯舊而字句全從古文釋文雖云鄭以齊古正讀凡五十事然其所引廿四事及此本所存三事皆以古正魯無以齊正魯者知鄭但以古校魯未以齊校魯也又鄭於禮經或從古文改今文或以今文改古文而正論語讀五十事中所存二十七事皆以古改魯無以魯改古者故鄭注論語以其篇章言則爲魯論以其字句言實同孔本雖鄭氏容別有以齊校魯之本然此本及陸氏釋文所見者固明明以古校魯之本非以齊古校魯之本也後漢以後張侯論盛行而齊魯皆微石經所刊魯論雖不知爲誰氏之本而其校記但列盜毛包周異同不復云齊盜毛雖無考然包周則固張氏之學也疑當時齊論已罕傳習何氏考之齊

古之說或因古論而牽連及之也今將釋文及此本所著以古改魯之條羅列如左可以知其題孔氏本之故矣

學而篇傳不習乎 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

公冶長篇崔子 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

述而篇吾未嘗無悔焉 魯讀爲悔字今從古

又五十以學易 魯讀易爲亦今從古

又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又君子坦蕩蕩 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

子罕篇冕衣裳者 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纓今從古

古鄉黨篇亦然

鄉黨篇下如授 魯讀下爲趨今從古

又瓜祭 魯讀瓜爲必今從古

又鄉人讎 魯讀爲獻今從古

又君賜生 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又車中不內顧 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

先進篇仍舊貫 魯讀仍爲仁今從古

又詠而歸 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 魯讀折爲制今從古

衛靈公篇好行小慧 魯讀慧爲惠今從古

季氏篇謂之躁 魯讀躁爲傲今從古

陽貨篇歸孔子豚 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又古之矜也廉 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又天何言哉 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又惡果敢而窒者 魯讀窒爲室今從古

微子篇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魯讀期斯已

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堯曰篇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魯論無此

章今從古以上出經

子罕篇弁衣常者 注魯讀弁爲統今從古

又沽之哉沽之哉 注魯讀沽之哉不重今從古也

又不爲酒困 注魯讀困爲魁今從古以上出鄭

以上二十七事除一事複重得廿六事已過五十事之

半顧鄭注在六朝隋唐間傳習至廣寫本亦多其存魯

讀之注往往爲寫書者所刪故陸氏所見鄭注別本已

有全無此注者又述而以下四篇中陸氏所見鄭注本

注以古改魯者凡十條此本惟存一條此本所有二條

陸氏所見本亦無之此皆由寫書者因其與訓釋無關

任意刪節故今日不能見其全然釋文所出鄭本異文二十五事雖無從古改魯之注然頗有數事足證其從古者如爲政篇之先生饌釋文云鄭作餼案特牲饋食禮祝命嘗食饘者注古文饘皆作餼同古饘鄭本作餼是亦從古改魯也公冶長篇可使治其賦也釋文梁武云魯論作傅孔云兵賦鄭云軍賦是亦從古改魯也述而篇子之燕居釋文鄭本作宴案元應一切經音義云宴石經爲古文燕卷二十七卷九卷二十三凡四見此石經韻魏二字石經是宴居與季氏篇樂宴樂之宴亦從古改魯也微子篇齊人歸女樂釋文鄭本作饋此亦當與詠而饋饋孔子豚同例而其注皆爲後人刪去遂使五十事湮沒殆半然則鄭本文字固全從孔本與其注他經不同此本直題爲孔氏本雖篇章之次不同固未爲失實也

漢魏博士考
博士一官蓋置於六國之末而秦因之

漢書百官公卿表序博士秦官
宋書百官志博士班固云秦官史臣案六國時往往有博士

案班沈二說不同考史記循吏傳公儀休魯博士也褚先生補龜策傳宋有博士衛平漢書賈山傳祖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沈約所謂六國時往往有博士者指此公儀休卽孟子之公儀子繆公時爲魯相時在戰國之初衛平在宋元王時亦與孟子同時疑當時未必置博士一官史記所云博士者猶言儒生云爾惟賈祛爲魏王博士弟子則六國末確有此官且教授弟子與秦漢博士同矣

至秦之博士則有定員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又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不用是秦博士員多至七十人其姓名可考者博士僕射有周青臣百官公卿表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始皇本紀上言博士七十人前為壽下言僕射周青臣進頌是青臣實博士僕射也博士有淳于越齊人史記秦紀有伏生濟南人史記儒林傳有叔孫通薛人史記本傳有羊子漢書藝文志儒家羊子四篇自注百章故秦博士有黃疵同上法家黃公四篇自注名疵為秦博士有正先漢書京房傳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僅六人其中蓋不盡經術之士如黃公之書七略列於法家而秦始皇本紀云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又有占夢博士殆諸子詩賦術數方伎皆立博士非徒六藝而已又始皇本紀有諸生叔孫通傳則連言博士諸生是秦博士亦置弟子又始

皇二十六年議帝號丞相綰等奏臣等謹與博士議云云是秦博士亦議典禮政事與漢制同矣漢興因秦制員至數十人

漢書百官公卿表序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

漢官儀大唐六典卷二十國子博士注引文帝博士七十餘人

案此漢初之制未置五經博士前事也員數與秦略同亦不盡用通經之士如高帝二年即以叔孫通為博士通非專經之士也又文帝時齊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文帝召以為博士臣亦非專經之士也蓋猶襲秦時諸子百家各立博士之制

文帝始置一經博士

後漢書翟酺傳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案北宋景祐南宋嘉定本

作一經何焯校宋本作五經

案漢書武帝紀及百官公卿表皆云武帝始置五經博士翟酺乃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者蓋為經置博士始於文帝而限以五經則自武帝建元五年始也考文景時博士如張生如鼂錯乃書博士如申公如轅固如韓嬰皆詩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是專經博士文景時已有之但未備五經而復有傳記博士故班固言置五經博士自武帝始也

並立傳記

漢書劉歆傳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記猶

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

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

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武帝始罷黜百家專立五經而博士之員大減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百官公卿表序同

趙岐孟子題辭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案文景時已有詩書春秋博士則武帝所新置者易與禮而已易之有博士始於田王孫在武帝時禮之有博士可考者始於后蒼在昭宣二帝之世而蒼又兼傳齊詩不知為齊詩博士與禮博士與疑武帝時禮博士或闕而未補或以他經博士兼之未能詳也

又案傳記博士之罷錢氏大昕以為即在置五經

博士時其說蓋信然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雖同時
並罷其罷之之意則不同孟子以其爲諸子而罷
之也至論語孝經則以受經與不受經者皆誦習
之不宜限於博士而罷之者也劉向父子作七略
六藝一百三家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後附以論
語孝經爾雅小學三日六藝與此三者皆漢時學
校誦習之書以後世之制明之小學諸書者漢小
學之科目論語孝經者漢中學之科目而六藝則
大學之科目也武帝罷傳記博士專立五經乃除
中學科目於大學之中非遂廢中小學也漢時教
初學之所名曰書館其師名曰書師其書用倉頡
凡將急就元尚諸篇其旨在使學童識字習字論
衡自紀篇充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

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
失後漢書皇后紀鄧皇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
論語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是
漢人就學首學書法其業成者得試爲吏此一級
也其進則授爾雅孝經論語有以一師專授者亦
有由經師兼授者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學官
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
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魏志邴原傳注
引原別傳鄰有書舍原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
論語此由一師專授者也平帝紀元始四年徵天
下以一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此由經師兼授
者也且漢時有受論語孝經小學而不受一經者
無受一經而不先受論語孝經者漢書昭帝紀詔

曰朕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宣帝紀
霍光議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
師受詩論語孝經景十三王傳廣川王去師受易
論語孝經皆通疏廣傳皇太子年十二歲通論語
孝經後漢書范升傳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受梁
邱易皆通是通經之前皆先通論語孝經亦有但
云論語者漢書王尊傳受尚書論語後漢書鄧皇
后紀十二通詩論語梁皇后紀九歲能誦論語治
韓詩馬嚴傳子續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荀
爽傳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論衡自紀篇充手書既
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此數事或舉論語以該孝經
或但受論語而不及孝經均不可考要之無不受
論語者

漢人受書次第首小學次孝經次論語次一經此事甚明諸書或倒言之乃以書之尊卑為次不以受書之先

後為次受書時由卑及尊乃其所也故漢人傳論語孝經者皆他經大
師無以此二書專門名家者如傳齊論者有王吉
父子宋畸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中惟宋畸無
考王吉則傳韓詩王駿及五鹿充宗傳梁邱易貢
禹傳公羊春秋庸生傳古文尚書傳魯論者有龔
奮夏侯勝韋賢魯扶卿蕭望之張禹朱雲奮與扶
卿無考夏侯勝則傳尚書韋賢傳魯詩蕭望之傳
齊詩張禹傳施氏易朱雲傳孟氏易傳孝經者有
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長孫氏無考江翁則
傳魯詩與穀梁春秋后蒼翼奉傳齊詩蒼又傳禮
蓋經師授經亦兼授孝經論語猶今日大學之或
有豫備科矣然則漢時論語孝經之傳實廣於五
經不以博士之廢置為盛衰也

宣帝之末增員至十二人

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

梁春秋博士

又百官公卿表序博士宣帝黃龍元年增員至十二

人

又藝文志易訖於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立於學官

書訖孝宣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詩魯齊韓

三家皆立於學官禮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

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皆立於學官春秋四家之中公

羊穀梁立於學官

又劉歆傳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

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

尚書

又儒林傳贊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
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

邱易穀梁春秋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漢承秦

後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孝宣皇帝以去聖

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

案宣帝增置博士事紀表志傳所紀互異紀繫於

甘露三年表繫於黃龍元年一不同也紀與劉歆

傳均言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而儒

林傳贊復數大小戴禮藝文志復數慶氏禮二不

同也又博士員數表與傳亦不同據劉歆傳則合

新舊僅得八人如儒林傳贊則合新舊得十二人

似與表合矣然二傳皆不數詩博士案申公韓嬰

均於孝文時爲博士轅固於孝景時爲博士則文
景之世魯齊韓三家詩已立博士特孝宣時於詩
無所增置故劉歆略之儒林傳贊綜計宣帝以前
立博士之經而獨遺詩魯齊韓三家則疎漏甚矣
又宣帝於禮博士亦無所增置儒林傳贊乃謂宣
帝立大小戴禮不知戴聖雖於宣帝時爲博士實
爲后氏禮博士尙未自名其家與大戴分立也藝
文志謂慶氏亦立學官者誤與此同今參伍考之
則宣帝末所有博士易則施孟梁邱書則歐陽大
小夏侯詩則齊魯韓禮則后氏春秋公羊穀梁適
得十二人儒林傳贊遺詩三家因劉歆之言而誤
贊又數大小戴禮藝文志并數慶氏禮則又因後
漢所立而誤也又宣帝增置博士之年紀表雖不

同然皆以爲在論石渠之後然儒林傳言歐陽高
孫地餘爲博士論石渠又林尊事歐陽高爲博士
論石渠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則論
石渠時似歐陽有二博士小夏侯亦已有博士與
紀傳均不合蓋所紀歷官時代有錯誤也又易施
孟二博士亦宣帝所立但在甘露
黃龍前則儒林傳贊所言
是也

元帝復立京氏易博士未幾而廢

漢書儒林傳贊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

後漢書范升傳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

復見廢

平帝復立古文尙書毛詩逸禮樂經左氏春秋增員至

三十人

漢書儒林傳贊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又王莽傳元始四年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又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三輔黃圖六經三十博士

案平帝時增五經爲六經博士經各五人則六經三十人然綜計當時所立之學不及三十家蓋一家博士不止一員也

後漢初博士共十四人

續漢書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

後漢書儒林傳序光武中興愛好儒術立五經博士

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此字衍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

案後漢初曾置慶氏禮當時爲禮博士者如曹充如曹褒如董鈞皆傳慶氏禮者也傳二戴禮而爲博士者史反無聞疑當時禮有慶大小戴三氏故班氏藝文志謂禮三家皆立於學官蓋誤以後漢之制本於前漢也後慶氏學微博士亦中廢至後漢末禮博士只有大小戴二家故司馬彪范曄均遺之耳

後立春秋左氏穀梁博士未幾而罷

後漢書陳元傳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

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又賈逵傳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

自是訖後漢之末無所增損至魏立穀梁春秋禮記而古文家經如費易古文尙書毛詩周禮左氏春秋遂並立於學官博士亦增於漢矣

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又高貴鄉公紀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太學云云

又王肅傳肅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

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魏略儒宗傳

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樂詳黃初中徵拜博士

於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

宋書百官志博士魏及晉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滅爲九人皆不知掌何經

案漢世所立十四博士皆今文學也古文諸經終漢之世未得立於學官惟後漢中葉後博士之選不如先漢之嚴故周防以治古文尙書爲博士盧植本事馬融兼通今古學亦爲博士又中平五年所徵博士十四人若荀爽若鄭元若陳紀亦古文學家爽等三人雖徵而不至若周防盧植固嘗任職矣而當時實未立古文學此三人者蓋以古文學家爲今文學博士猶孔安國雖傳古文尙書而

實爲今文尙書博士觀安國之學傳爲兒寬胡常翟方
進雖兼傳左氏而實爲穀梁博士也古文學之立
於學官蓋在黃初之際自董卓之亂京洛爲墟獻
帝託命曹氏未遑庠序之事博士失其官守垂三
十年今學日微而民間古文之學乃日興月盛逮
魏初復立太學博士已無復昔人其所以傳授課
試者亦絕非曩時之學蓋不必有廢置明文而漢
家四百年官學今文之統已爲古文家取而代之
矣試取魏時諸博士考之邯鄲淳傳古文尙書者
也樂詳周生烈傳左氏春秋者也宋均田瓊皆親
受業於鄭元張融馬照亦私淑鄭氏者也蘇林張
揖通古今字指則亦古文學家也餘如高堂隆上
書述古文尙書周官左氏春秋趙怡淳于峻庾峻

等亦稱述鄭學其可考者如此則無考者可知又
以高貴鄉公幸太學問答考之所問之易則鄭注
也所講之書則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注也所問
之禮則小戴記蓋亦鄭元王肅注也王肅傳明言
其所注諸經皆列於學官則鄭注五經亦列於學
官可知然則魏時所立諸經已非漢代之今學而
爲賈馬鄭王之古學矣晉書荀崧傳崧上疏言晉
初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
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
宋書禮志文同宋書百官志以爲魏博士員數亦與之同
其說雖未可盡信然大略不甚相遠今以荀崧所
舉家數與沈約所紀魏博士員數差次之魏時除
左傳杜注未成尙書孔傳未出外荀崧言晉初章句傳注有孔氏蓋謂孔安

國書傳晉初已立孔傳與否雖不可考然魏時確未立孔傳何以證之孔傳釋堯典曰若稽古為順考古道與賈馬王肅同而庚峻對高貴鄉公問僅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易有鄭氏王氏書有賈馬鄭王氏詩及三禮鄭氏王氏春秋左傳服氏王氏公羊顏氏何氏穀梁尹氏適得十九家與博士十九人之數相當沈約之說雖他無所徵蓋略近之矣此十九博士中惟禮記公穀三家為今學餘皆古學於是西京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慶氏大戴之禮嚴氏之春秋皆廢於此數十年之間不待永嘉之亂而其亡可決矣學術變遷之在上者莫劇於三國之際而自來無能質言之者此可異也

蜀漢與吳亦置博士雖員數無考而風尚略同

蜀志許慈傳慈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

詩論語中略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眾學慈為博士

又尹默傳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就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案本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晉書儒林傳文立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華陽國志同

虞翻別傳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曰宜命

學官定此三事又曰又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案蜀吳學校均行古學蜀之博士皆古學家既有徵矣吳虞翻所上奏在孫權世時尚未立五經博

士

孫休永安元年始立五經博士

而翻言鄭注行乎學校蓋指民間

教授言之後立博士韋昭實爲祭酒韋亦古學家也然則蜀吳所立博士當與魏略同蓋可識矣

博士自六國秦時已有弟子漢興仍之

漢書賈山傳祖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史記叔孫通傳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對曰云云

漢書循吏傳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武帝特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漢書武帝紀元朔四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

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又儒林傳丞相御史言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其後大增員數

漢書儒林傳昭帝時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時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

以爲員

後漢書黨錮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

又儒林傳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及六百

石悉遣子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魏略儒宗傳序魏志王肅傳注引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

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經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

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

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

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請太學太學諸生有千

數

博士之於弟子職在教授及課試

漢書儒林傳博士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

補文學掌故缺高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卽有秀才

異等輒以名聞若下材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
能稱者

又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
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後漢書徐防傳永元十四年防上疏曰伏見太學試

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

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議論紛錯互相是非臣以爲博

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

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

所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

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又順帝紀陽嘉元年秋七月丙辰以太學新成試明

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

又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

通典計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五十人上第十六人為郎中中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

同上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

後漢書宦者傳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

訟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

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

之法

通典五十一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者

始請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二經者聽須後輩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試通亦為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

案此即魏志文帝紀所謂五經課試之法也通典卷十三選舉門系此事於桓帝永壽二年之後而吉禮門則以為魏黃初五年事又北堂書鈔六十七并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雜引此中文句謂出摯虞決疑要注亦以為魏時事且與漢制不類疑

吉禮門所紀是也

魏略儒宗傳序

魏志王肅傳注引

黃初中備博士之員錄依漢

甲乙以考課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

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

就雖性不解學皆求請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本亦

避役竟無能竟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

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

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

魏志明帝紀太和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其郎吏明

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

務道本者皆罷去之

後漢中葉以後課試之法密而教授之事輕

後漢書儒林傳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

講朋徒相視怠散

通典

五十一

建安中侍中鮑衡奏今學博士並設表章

而無所教授

魏略儒宗傳

魏志杜畿傳注引

樂詳黃初中徵拜博士於時太

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悉略不親

教備員而已

又儒宗傳序

魏志王肅傳注引

太和青龍中諸博士率皆麤疎

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

又漢博士皆專經教授魏則兼授五經

魏略儒宗傳樂詳五業並授

魏志高堂隆傳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

能傳業者乃詔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

祿大夫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

具爲設課試之法

案三人分授四經三禮是一人所授非一經也此雖非博士教弟子之法然博士授業亦當準之又秦靜身爲博士弟子甚多而慮其年老無能傳業是當時博士但備員數未嘗親授弟子也

漢博士弟子專受一經後漢以後則兼受五經後漢建初殘墓碑十五入大學受禮十六受詩十七受□十八受易十九受春秋

漢博士課試弟子惟以一藝後漢以後則兼試五經

通典五十一二則見上

此其異也漢博士秩卑而職尊除教授弟子外或奉使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夏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

同上元鼎二年夏大水秋遣博士中等分循行

同上終軍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

同上元帝紀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

同上王尊傳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

同上成帝紀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貧乏不能自存者

同上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同上孔光傳光爲博士成帝初卽位數使錄冤獄行風俗賑贍流民奉使稱旨

同上平當傳當爲博士使行流民幽州

或議政

漢書賈誼傳文帝召誼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

同上文帝紀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歲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同上武帝紀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闔郡而不舉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同上儒林傳元朔五年詔太常其議與博士弟子丞相御史言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云云

史記三王世家大司馬去病請定皇子位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云云又臣

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云云

漢書張湯傳武帝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

同上律歷志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與博士共議

同上杜延年傳始元四年丞相車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侯史吳法

同上霍光傳昌邑王卽位行淫亂光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

同上夏侯勝傳宣帝初卽位詔曰孝武皇帝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

同上韓延壽傳蕭望之劾延壽上僭不道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

同上韋玄成傳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同上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同上郊祀志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

同上薛宣傳哀帝初卽位宣子況賊客楊明遮斫申咸宮門外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明皆棄市廷尉直以爲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皆爵減完爲城旦上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

同上朱博傳左將軍彭宣等劾奏博及趙玄傳晏請詔謁者召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同上王嘉傳孔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同上韋玄成傳哀帝卽位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言迭毀之制宜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

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

以下五廟而迭毀孝武皇帝親盡宜毀
同上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
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
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
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南北郊如故

中興以後此制漸廢專議典禮而已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
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
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則

續漢書祭祀志建武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
其與卿大夫博士議

同上建武十九年張純朱浮奏禮爲人子事大宗降

其私親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
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議

晉書律歷志黃初中董巴議改歷云云

案董巴魏博士見後

魏書魏志明帝紀注引景初三年史官復著言宜改正朔乃詔

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
博士議

宋書禮志明帝卽位議改正朔博士秦靜趙怡等以
爲宜改

同上博士樂祥議正月旦受朝賀羣臣奉贄

通典一八十一太和六年四月博士樂祥議明帝爲外祖

母服

同上五十七青龍二年博士高堂隆議執贄

同上五十五青龍五年博士秦靜議正朔服色

同上九十一魏明帝景初中尚書祠部問曰同母異父

昆弟服應幾月太常曹毗述博士趙怡據子游鄭注

大功九月

同上一百四十七博士趙怡議祀天地用宮縣

同上四十四博士秦靜議蜡祭

同上五十五博士秦靜議涼州刺史上靈命瑞圖醮告

太祖廟

同上六十九博士田瓊議異姓不相為後

同上三十八蔣濟奏弔喪去冠非禮意博士杜希議云

博士秩漢初四百石宣帝後為比六百石

漢書百官公卿表博士秩比六百石

續漢書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魏時為第五品

通典六十三魏官九品第五品太學博士

其長自秦以後謂之僕射中興後為祭酒

漢書百官公卿表序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

皆有取其領事之號

續漢書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秩六百石本僕射中

興轉為祭酒

博士任用或徵召

漢書賈誼傳文帝召以為博士

同上張蒼傳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

同上公孫弘疏廣貢禹龔舍夏侯勝傳後漢書盧植

樊英傳皆云徵爲博士
後漢書曹褒郭憲傳皆云徵拜博士

或薦舉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同上彭宣孔光傳舉爲博士

同上儒林施雠傳梁邱賀薦雠束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爲博士

同上孟喜傳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

同上王式傳諸博士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

漢官儀

後漢書朱浮傳注及通典引

博士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

禮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後漢書楊震傳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

同上儒林周防傳太尉張禹薦補博士

魏志張郃傳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擢爲博士

晉書鄭袤傳袤爲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袤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

同上張華傳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或選試

漢書張禹傳試爲博士

續漢書百官志太常本注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後漢書朱浮傳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
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惟賢是登學者精勵遠
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惟取現在洛陽城者臣
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有失而四方
之學無所勸樂

同上伏恭傳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

同上陳元傳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
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爲博士

又儒林張元傳會顏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爲博
士

或以賢良文學明經諸科進

漢書公孫弘傳武帝初卽位以賢良徵爲博士元光
五年復舉賢良文學拜爲博士

同上平當傳以明經爲博士

同上師丹傳建昭中州舉茂才復補博士

後漢書趙咨傳延熹元年大司農陳豨舉咨至孝有
道仍遷博士

同上李法傳永光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爲博士
同上方術郭憲傳光武卽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

憲拜博士

或由他官遷

漢書鼂錯傳錯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

同上翼奉傳奉以中郎爲博士

同上匡衡傳上以爲郎中遷博士

同上翟方進傳舉明經遷議郎河平中轉爲博士
同上儒林歐陽生傳歐陽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
子後爲博士

後漢書范升傳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
博士

博士或兼給事中

漢書百官公卿表序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
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同上平當傳爲博士給事中

同上韋賢傳徵爲博士給事中

同上匡衡傳遷博士給事中

同上薛宣傳哀帝初卽位博士申咸給事中

同上師丹傳給事中博士申咸煥欽上書云云

獻帝傳魏志文帝紀注引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云云

魏略魏志王粲傳注引黃初初以邯鄲淳爲博士給事中

同上魏志劉劭傳注引蘇林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

魏志高堂隆傳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

其遷擢也於內則遷中二千石二千石

漢書叔孫通傳漢二年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七年拜爲奉常中二千石

同上公孫弘傳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一歲中至左

內史二千石

同上百官公卿表博士后蒼爲少府中二千石

同上平當傳爲博士給事中奉使十一人爲最遷丞

相司直比二千石

同上韋賢傳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

祿大夫

比二千石

同上夏侯勝傳徵為博士光祿大夫

同上匡衡傳遷博士給事中遷為光祿大夫

同上張禹傳試為博士授皇太子論語由是遷為光

祿大夫

同上儒林傳鄭寬中以博士授太子遷光祿大夫領

尚書事

後漢書桓榮傳榮為博士拜博士張佚為太子太傅

中二千石而以榮為少傅

比二千石

同上儒林甄宇傳徵拜博士稍遷太子少傅

同上魯恭傳拜為魯詩博士遷侍中

比二千石

同上曹褒傳徵拜博士又拜侍中

同上李法傳除博士遷侍中

同上儒林張興傳為博士遷侍中

同上承宮傳拜博士遷左中郎將

比二千石

同上方術李邵傳父頡官至博士遷左中郎將

或遷千石及八百石

漢書賈誼傳誼為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比千石

同上疏廣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

同上鼂錯傳遷博士拜為太子家令

比八百石

同上翼奉傳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

同上孔光傳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次為刺史

其不通政事以久次為諸侯王太傅光以高第為尚

書

六百石

於外則為郡國守相

漢書董仲舒傳為博士以賢良對策為江都相

同上蕭望之傳是歲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

後漢書盧植傳徵爲博士出爲九江太守

同上儒林牟長傳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

同上儒林周防傳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

同上儒林伏恭傳拜博士遷常山太守

或爲諸侯王太傅

漢書儒林傳轅固以博士爲清河王太傅

同上彭宣傳舉爲博士遷東平太傅

同上師丹傳復爲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

後漢書楊倫傳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

或爲部刺史州牧

漢書貢禹傳徵爲博士涼州刺史

同上翟方進傳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

同上儒林傳胡常以明毅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

同上儒林傳琅邪徐良旂卿爲博士州牧郡守

或爲縣令

漢書朱雲傳由是爲博士遷杜陵令

蓋清要之官非同秩之文吏比矣

觀堂集林卷第四

辛酉嘉平為程蔣氏
密均樓傲宋殿玆枝棊

觀堂集林卷第五

藝林五

海甯王國維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各釋例上

物各有雅俗有古今爾雅一書為通雅俗古今之名而
作也其通之也謂之釋釋雅以俗釋古以今聞雅名而
不知者知其俗名斯知雅矣聞古名而不知者知其今
名斯知古矣若雅俗古今同名或此有而彼無者各不
足以相釋則以其形釋之草木蟲魚鳥多異名故釋以
名獸與畜罕異名故釋以形凡雅俗古今之名或同實
而異名或異實而同名雅與雅同名而異實則別以俗
如勤山雞勤鼠尾之類俗與俗異名而同實則同以雅如薛山蘄薛雅
與雅異名而同實則同以俗如樛木董椒木董之類或雅與俗同名
異實則各以雅與俗之異者異之雅與俗異名同實則

各以其同者同之如茶苦菜蕪荇茶鷲黃楚雀倉庚鷲黃也之類凡雅俗多同名而稍變其音如荏菹桑稷之類凡俗名多取雅之共名而以其別別之有別以地者則曰山曰海曰河曰澤曰野有別以形者形之最著者曰大小大謂之荏亦謂之戎亦謂之王小者謂之叔謂之女謂之婦婦謂之負大者又謂之牛謂之馬謂之虎謂之鹿小者謂之羊謂之狗謂之菟謂之鼠謂之雀有別以色者則曰皤曰白曰赤曰黑曰黃以他物譬其色則曰薑曰烏有別以味者則曰苦曰甘曰酸有別以實者則草木之有實者曰母無實者曰牡實而不成者曰童此諸俗名之共名皆雅名也是故雅名多別俗名多共雅名多奇俗名多偶其他偶名皆以物德名之有取諸其物之形者如垂比葉九葉之類有取諸其物之色者如夏屋編玄之類有取諸其物之聲者如蜚蜻之類有取諸性

習者如皇守田蠶蠶桑之類有取諸功用者如箭王莖齒蘆之類有取諸相似之他物者或取諸生物如荊蠶豕首之類或取諸成器如繭綬經履之類其餘或以形狀之詞其詞或為雙聲如薜若芙蓉蕪荏藟之類此物名之大略也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下

凡雅俗古今之名同類之異名與異類之同名其音與義往往相關同類之異名其關係尤顯於奇名如釋草荜苜其大者蘋苕陵苕黃華蕪白華荜蕪蘆葭蘆葭亂蕪荇茶荈蕪芳釋蟲食苗心螟食根蠹釋魚鯉大鯛小者鮐釋鳥鳥鼠同穴其鳥為餘其鼠為鼯荜與蕪蕪與荜蘆蘆亂螟與蠹鯛與鮐皆一聲之轉此不獨生物之名然也釋宮櫺大者謂之拱長者謂之閣拱閣一聲之轉也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唐途陳皆

一聲之轉也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岐劇衢期達皆一聲之轉也釋器輿革前謂之鞞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鞞與禦第與蔽皆一聲之轉也釋天天氣下地不應曰霽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霽霧晦亦一聲之轉也釋丘之重厓岸釋山之重巖隙厓岸巖隙四者皆一聲之轉也又如釋山之多大石礫多小石礫釋水之川注溪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礫礫谷溝澮瀾淪亦皆一聲之轉其餘仿此蓋其流期於有別而其源不妨相通爲文字變化之通例矣異類之同名其關係尤顯於偶名如釋草果羸之實栝樓釋蟲果羸蒲盧案果羸果羸者圓而下垂之意卽易雜卦傳之果蓏凡在樹之果與在地之蓏其實無不圓而

垂者故物之圓而下垂者皆以果蓏名之栝樓亦果羸之轉語蜂之細腰者其腹亦下垂如果蓏故謂之果羸矣又釋草類蕝董案蕝董長意郭璞說蕝董云其葉似蒲而細是長葉之草又釋天之蟬螭其字從虫本是蟲名沈方伯說以莊子唧蛆甘帶之帶虹形如帶故以蟬螭名之是蟬螭蕝董亦語之轉矣又釋草葵蘆葩釋蟲蜚蠊蟹案蘆葩蠊蟹乃苻婁蒲盧之倒語亦圓意也蘆葩根大而圓蜚形亦橢圓如蘆葩故謂之蠊蟹後世謂之負盤亦以此矣又釋草薜若芙蓉菱檉案薜若芙蓉檉皆皆有圭角之意薜若郭注以決明釋之決明秋生子作角而菱亦有角故得芙蓉檉之名菱之一名薜若亦以此矣又草之蓀蓀苗蓀木之柚條蓀蓀苗柚條皆有抽達攸長之意故得此名又釋草蘄蒨蘄蘄絲

馬羊齒釋木木髦柔英釋蟲蠓蠓案蘘蕪絲馬以下
皆有小意郭注云蘘蕪葉小如萇狀又云絲馬草細葉
羅生而毛有似羊齒是二者皆小草草之小者曰蘘蕪
曰絲馬木之柔者曰木髦蟲之小者曰蠓蠓鳥之小者
亦曰絲蠻毛傳絲蠻小鳥兒殆皆微字之音轉釋天小雨謂之霰
霰亦同語之轉也又釋草莞苻離釋木槐木苻婁釋蟲
果羸蒲盧釋木蚶羸蚶蚶案苻離苻婁蒲盧蚶羸皆有
魁瘰擁腫之意又物之突出者其形常圓故又有圓意
莞之名苻離以其首有臺也槐木之名苻婁以其無枝
而擁腫也又蒲盧之腹與蚶羸之甲皆有魁壘之意故
四者同名釋詁毗劉暴樂也毗劉暴樂皆苻婁之轉語
其義亦由是引申矣又釋草遂蕩馬尾釋蟲王蚨蚨案
遂蕩蚨蚨皆有值當之意說文蕩艸枝枝相值葉葉相

當昆蟲之足亦無不相當者故均得此名矣又釋草其
萌蘗菴釋蟲蠃與父守瓜釋詁權輿始也案權及權輿
皆本黃色之名釋草權黃華釋木權黃英其證也蟲之
蠃與父注以爲瓜中黃甲小蟲是凡色黃者謂之權長
言之則爲權輿矣余疑權卽黼之初字說文黼黃黑色
也廣雅黼黃也今驗草木之萌芽無不黃黑者故兼葭
之萌謂之蘗菴引申之則爲凡草木之始逸周書文酌
解一幹勝權輿大戴禮誥志篇百草權輿是也又引申
爲凡物之始詩秦風不承權輿逸周書日月解日月權
輿是也始之義行而黃之義廢矣又釋草蕪蕪蘘蘘中
蘘菌案蕪蕪中蘘皆椎之音變考工記玉人注齊人謂
椎曰終葵蕪蕪大莖小葉菌端有蓋皆與玉人之大圭
杵上終葵首相似故皆得此名又釋草菟奚穎凍釋魚

不可得凡云今謂人爲人者上人其義下人其音也其音如此其字未必如此如周禮夏官序官司權注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字當作准考工輪人注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字當作弱禮記內則注拭物之中今齊人有言紛者字當作弱而作觀弱紛者但取其音或從經字也吾但取其字以表其音使與古人字之音相比附而已矣故以今語釋古語雖舉其字猶或擬其音如周禮天官醢人豚拍注云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今河閒名豚脅聲如鍛鑄又春官小宗伯甫竈注鄭大夫讀竈皆爲穿杜子春讀竈爲毳段氏周禮漢讀考云經竈字當作毳注當云杜子春讀毳爲竈其說是也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竈聲如腐脆之脆又考工記輪人察其蓄蚤不齶注鄭司農云蓄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蓄聲如戴博立梟棋亦爲蓄蓋河閒之言鍛鑄南陽之言竈泰山平原之言蓄初未嘗有此字也以其言脅之音如鑄而知其

當爲膊以其言穿地之音如腐脆之脆而知其當爲竈以其言所樹立之音如戴而知其當爲蓄此言語學之事也由鍛鑄之爲豚脅而知豚拍之爲豚膊由脆之爲穿地而知竈之爲穿壙以戴之爲樹立而知蓄之爲建輻此訓詁之事也不必問其字之如何但使古今兩語音義相會足矣故與其求其字也寧存其音此鄭君以今語釋古語之法也郭景純注爾雅從之故注中往往有音夫景純於爾雅既別有音義矣此注中復有音何也曰非爲古語作實爲釋古語之今語作也爲今語作音何也曰今語有音無字吾但取今語之音以與古人字之音相比附而古字之義見矣如釋詁嗟咨嗟也注今河北人云嗟歎音免置釋言悛怙怙也注今江東呼母爲悛音是又逮逯也注今荆楚人皆云逯音沓謂河

北云騃如置音江東呼母如是音荆楚呼逮如沓音本
但有其音其定爲騃悛逯三字者則景純自於古語中
得之而轉以證古語之義故舉其字而復存其音以示
定其爲某字之所由并示古今語之相合云爾餘如釋
天蟬竦謂之零蟬竦虹也注俗名美人虹江東呼零音
芎又暴雨謂之凍注今江東人呼夏日暴雨爲凍雨音
東西之東又濟謂之霽注今南陽呼雨止爲霽音齊又
宵田爲燎注今江東亦呼獵爲燎音遼釋地其名謂之
蟹注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
共行土俗名之蟹鼠音厥釋水潭沙出注今江東呼水
中沙堆爲潭音但釋草荈接余注江東食之亦呼爲荈
音杏又歲寒漿注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歲音針又藓
苔莢光注或曰陵也關西謂之藓苔音皆又茜蔓于注

草生水中一名軒于江東呼酋音猶又出隧蘧蔬注蘧
蔬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東啖之甜滑音氈氈又莞
苻離其上蒿注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蒿音羽翮又萍萍
注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音瓢又芟菹草注卽烏頭也
江東呼爲菹音斬又芟地黃注一名地髓江東呼芟音
怙又菹廉注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簾藹音廉又
其萌蘗注今江東呼蘆笋爲蘗然則萑葦之類其初生
者皆名蘗音纏纏又蒹葦皇華榮注今俗呼草木華初
生者爲葦音穉豬又華葦也注江東呼華爲葦音敷釋
木攝虎壘注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今江東
呼爲攢攝連綿字或讀攝字句絕者非音涉釋蟲蟪蛄注江南謂之蟪
蛄音黃雙聲又蛟蟻蛄注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
東呼黃蛄音瓶又姑蠶強蟬注今米穀中蠹黑小蟲是

也建平人呼為蚌子音羊姓又鼈鼈螿螿注今江東呼
螿螿音掇螿掇古釋魚鱗大蝦注今青州呼蝦魚為鱗
音艷鎬又繩小魚注今江東呼魚子未成者為繩音繩
又鮨鮨注鱸鮨屬大者名王鮨小者名鮨鮨今宜都
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鱸鮨之魚有一魚狀似鱸而
小建平人呼鮨子即此魚也音洛又鮨當鮨注似鮨而
大鱗肥美多鯁今江東呼其最大長三尺者為當鮨音
胡又鮨鮨注江東呼鮨魚為鮨一名鮨音毗又蟻蟻注
或曰即彭蟻也似蟹而小音滑又跌蟻注蟻屬大眼最
有毒今淮南人呼蟻子音惡釋鳥鴝鴝注今江東呼
鴝鴝為鴝鴝亦謂之鴝鴝音格又鴝天鴝注大如鴝雀
色似鴝好高飛作聲今江東名之曰天鴝音綢繆又鴝
鳥鴝注水鳥也似鴝而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綠色江東

呼烏鷄音駁又舒鴈鵠注今江東呼鷄音加鷄加古又
鷄負雀注鷄鷄也江東呼之為鷄善捉雀因名云音淫
又鷄斯鷄居注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鷄
鳥音匹又鷄沈鳧注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
呼為鷄音施又鷄頭鷄注似鳧脚近尾略不能行江東
謂之魚鷄音曉箭釋獸獾獾似狸注今山民呼獾虎之
大者為獾獾音岸又獾鼠注今江東山中有獾鼠
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音巫覲又羊曰鷄注今江
東呼鷄為鷄音漏洩釋畜牡曰鷄注今江東呼駝馬為
鷄音質又未成雞健注江東呼少雞曰健音練此上四
十六條所音之字雖經注中並見然皆音於所舉今語
之下則其音自為注作而不為經作為今語作而不為
古語作明甚郭意若曰今有厶音與古厶字之音相近

有人物之名之音與古人物之名相近吾姑以古人物及古人物稱之而所以用此字當此物者由其音如故猶杜鄭諸儒注禮之旨也又於經所不見之字亦爲作音如釋草莢亂注似葦而小實江東呼爲烏蘆音上釋蟲土蠶注今荆巴間呼爲蠶音但釋獸鼯鼠注今鼯似鼯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鼯音生又鼯鼠注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鼯鼠見廣雅音瞿此四音尤與經無與而亦音之者蓋欲以廣異語存方言亦足以證前之四十六音實爲注作而非爲經作也惟釋詁諛疑也注左傳曰天命不諛音潛釋言齊怒也注詩曰天之方濟音齊釋草葦亭歷注音典又白華芟注音沛又芟芟其實芟注芟與薊莖頭皆有薊臺名芟卽其實也音俘皆爲經作音又

釋樂大鐘謂之鏞注亦名鑄音博則爲注自作音與全注音今語之例不合此六條或出一時不檢或由後人彙入均不可知以郭氏自有音義不應及此也後人不達郭意如元以來注疏本以載音義故遂將注中之音刪剝殆盡近人雖多據舊本補綴然頗不能言郭注中所以有音之故又孰知其關於訓詁者有如斯也

書郭注方言後一

郭景純於爾雅有注有音而注中之音則專爲今語而作前篇既詳之矣其於方言則音卽在注中體例與音義爲近其音有爲本文作者有爲己注作者可一一分別之蓋所音之字惟見注中而不見於本文者此音爲注作而不爲本文作固不待言卽其字並見本文及注中而其音在注所引今語下則其音實兼爲注作而不

徒爲本文作蓋注中所出之今語本有音無字者也景
純以其音及義擬之而以當古之亼字故必存其音而
古語之音亦可由此音推之固與注爾雅之旨同也如
卷一好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媯注今關西人呼好
爲媯莫交反此莫交反之音實音晉時關西之語而漢
時關東之語亦從可知矣又虔劉慘淋殺也注今關西
人呼打爲淋音廩或洛感反此音關西呼打之淋而本
文之淋亦從可知矣卷二遽吳揚曰茫注今北方通然
也莫光反此音晉時北方通語之茫而漢時吳揚之茫
音亦可知矣又獐楚鄭曰蔦或曰婚注言黠婚也今建
平人呼婚胡剗反此亦音晉建平人所呼之婚而漢時
楚鄭之婚音亦可知矣又卷三蘇沅湘之南謂之善注
今長沙人呼野蘇爲善音車轄又握拔也注今呼拔草

心爲握烏拔反又菱杜根也注今俗名韭根爲菱音陔
又庸謂之偃轉語也注偃猶保偃今隴右人名嬾爲偃
相容反卷四袴齊魯之間或謂之襠注今俗呼袴跨爲
襠音鯛魚卷五蠶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櫬注今江東
通呼勺爲櫬音羲又箸箒自關以西謂之桶櫬注今俗
亦通呼小籠爲桶櫬音籠冠謂桶之籠如籠櫬蘇勇反又甌陳
魏宋楚之間謂之題注今河北人呼小盆爲題子杜啓
反又所以注斛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簞注今江東亦呼
爲簞音巫覡又扇自關而東謂之篔注今江東亦通名
扇爲篔音篔又杷宋魏之間謂之渠拏注今江東名亦
然諾豬反又僉宋魏之間或謂之度注今江東呼打爲
度音量度也卷六擘楚謂之紉注今亦以綫貫針爲紉
音刃卷七茹食也吳越之間凡貪飲食者謂之茹注俗

呼能麤食者爲茹音勝如又勝儋也注今江東呼儋兩頭有物爲勝音鄧卷八虎江淮南楚之間或謂之於麤注今江南山夷呼虎爲麤音狗竇又麤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貉注今江東呼爲貉狸音丕又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注江東呼爲蛤蚧音領領汝潁人直名爲蛤解音懈誤聲也卷九車枸篋宋魏陳楚之間謂之篋注今呼車子弓爲篋音巾幘又鏃謂之鉞注今江東呼大矛爲鉞音彼又小舫謂之舫注今江東呼舫小底者也音又又短而深者謂之舫注今江東呼舫音步又船後曰舫注今江東呼柁爲舫音軸卷十批不知也注今淮楚間語呼聲如非也又物生而長大又曰瘡注今俗呼小爲瘡音薺菜又潁湘江之間謂之癩注今建平人呼額爲癩音旃裘又推沅湧澆幽之語或曰

攬注今江東人亦名推爲攬音晃卷十一蟬海岱之間謂之蚊注齊人呼爲巨蚊音技又蜻蛉楚或謂之蜚注梁國呼蜚音鞏又姑蜚謂之強蜚注建平人呼蜚子音芊芊卽姓也卷十二築婁匹也注今關西兄弟婦相呼爲築婁度六反又婁傍也注今江東呼極爲婁聲之轉巨畏反又攬十三瘰極也注江東呼極爲瘰倦聲之轉巨畏反又攬本也注今以鳥羽本爲攬音侯又攬隋也注江南人呼梯爲攬所以攬物而登者也音割切也又煬炙也注今江東呼火熾盛爲煬音恙又籠南楚江沔之間謂之箒注今零陵人呼籠爲箒音彭又箒南楚謂之箒注今建平人呼箒音鞭鞞又錫謂之錫注江東皆言錫音唐此諸條以爾雅注之例推之固皆爲注作音而因以求方言之音者至今語之音與古語相近而微有別則亦著

之如卷三豐注舊音蜂今江東音嵩字作菘也又軫戾也注謂了戾江東音善卷八北燕朝鮮冽水之間爵子及雞雛皆謂之鷄注恪邁反關西曰鷄音顧卷十荆之南鄙謂何爲曾又或謂之訾注今江東人語亦云訾爲聲如斯又諫不知也注音癡眩江東曰咨此亦如聲之轉也卷十一蟬其小者謂之麥蜚注今關西呼麥蠶音癰癰之癰是景純注方言時全以晉時方言爲根據故於子雲書時有補正讀子雲書可知漢時方言讀景純注并可知晉時方言張伯松謂方言爲縣之日月不刊之書景純之注亦略近之矣乃景純爾雅方言二注頗爲後人所亂爾雅注之音爲注疏本刪剗殆盡吾鄉盧抱經學士校刊方言世稱善本乃分別音與注爲二又亂其次第嘉定錢氏箋疏從之致令景純以晉方言注

漢方言之根據全不可見亦可謂景純之不幸也
書郭注方言後二

景純注方言全以晉時方言爲本晉時方言較子雲時固已有變遷故注中往往廣子雲之說其例有廣地有廣言就廣地言之有子雲時一方之言至晉時爲通語者如卷一慧楚或謂之譎注他和反亦今通語又好趙魏燕代之間曰姝注昌朱反亦四方通語卷二好青徐海岱之間曰釧或謂之嫪注今通呼小姣潔喜好者爲嫪釧又遽吳揚曰茫注今北方通然也莫光反卷三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閒謂之棘注楚詞曰曾枝剌棘亦通語耳音已力反又凡飲藥傳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或謂之眩注眠眩亦今通語耳又南楚物空盡者曰鋌鋌賜也注亦中國之通語也卷五牀其杠南楚之

間謂之趙注趙當作桃聲之轉也中國亦呼杠爲桃牀
皆通語也卷六視吳揚曰賂注今中國亦云目賂卷七
澀趙曰杜注今俗語通言澀如杜又舍車東齊海岱之
間謂之發注今通言發寫也卷八魏關西謂之狸注此
通名又守宮南楚謂之蛇醫注今所在通名蛇醫耳卷
九車枸簍南楚之外謂之蓬注今亦通呼蓬卷十沅澧
之間使之而不肯答曰吉注音荏今中國語亦然又荆
汝江湘之郊凡貪而不施謂之亂注亦中國之通語又
愬楚以南謂之詠注詠譖亦通語也又睇曬乾物也揚
楚通語也注睇音菲亦皆北方常語耳又譖極吃也楚
語也注北方通語也又眠挺脈錫賜施芟媵譚謾懼他
皆欺謾之語也楚郢以南南東揚之郊通語也注六者中
國相輕易蚩弄之言也又領南楚謂之領注亦今通語

爾此皆漢時一方之語景純時見爲通語者也又漢時
此方之語晉時或見於彼方如卷一好自關而東河濟
之間謂之媯注今關西人呼好爲媯莫交反又平原謂
啼極無聲謂之唳唳注唳音亮今關西語亦然又跳楚
曰跣注勅厲反亦中州語又獐楚鄭或曰婚注今建平
人呼婚胡刮反卷三雞頭北燕謂之菝注今江東亦呼
菝耳又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或謂之壯注今淮
南人亦呼壯卷四翬自關而東或謂之襪注音碑今關
西語然也卷五蠶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櫛注今江東
通呼勺爲櫛音義又鬢靈桂之郊謂之瓶注今江東通
呼大瓮爲瓶又周魏之間謂之甌注今江東亦呼甌爲
甌子又所以注斛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簞注今江東亦
呼爲簞音巫覡又扇自關而東謂之箠注今江東亦通

名扇爲篋音筭又杷宋魏之間謂之渠挈注今江東語亦然諾豬反又簞宋魏之間謂之笙注今江東通言笙卷七東齊海岱北燕之郊跪謂之張蹙注今東郡人亦呼長跽爲張蹙又儋自關以西隴冀以往謂之賀注今江東語亦然卷八魏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貉注江東呼爲貉狸音丕又布穀自關而西或謂之布穀注今江東呼爲穫穀又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注江東人呼爲蛤蚧音領領汝潁人直名爲蛤解音懈聲誤耳卷十楚凡揮棄物或謂之敵注恪校反今汝潁間語亦然又潁湘江之間謂之懶注今建平人呼領爲懶音旃裘又沅湧澆幽之語推或曰攬注今江東人亦名推爲攬音晃卷十一蟬宋衛之間謂之蟬蜩注江南呼蟬蜩又蠶蠶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蠶螿注今江東

呼蠶螿音掇卷十三簾其小者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簾注今江南亦名籠爲簾又麴晉之故都曰麴注今江東人呼麴爲麴凡此皆漢時一方之語景純時見於他方者也此廣地之二例也至於廣語則亦有二例一今語雖與古語同而其義廣狹迥異或與之相涉則亦著之如卷一淋殺也注今關西人呼打爲淋又凡物盛多謂之寇注今江東有小鳥其多無數俗謂之寇鳥又相謁而餐秦晉之際河陰之間曰饑饉注今關西人呼食欲飽曰饑饉又毳燕之北郊朝鮮冽水之間曰葉輪注今名短度絹爲葉輪也卷二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振注今之溫厚也音振卷三庸謂之倮注倮猶保倮保倮庸今隴右人名嬾爲倮相容反卷四袴齊魯之間或謂之襠注今俗呼袴踦爲襠音鯛魚卷五箬箬自關而西

謂之桶櫛注今俗亦通呼小籠爲桶櫛音籠冠櫛蘇勇
反又僉宋魏之間或謂之度注今江東呼打爲度音量
度也卷六擘楚謂之紉注今亦以綫貫針爲紉音刃卷
七吳越之間凡貪飲食者謂之茹注今俗呼能麤食者
爲茹音勝如卷九車紉自關而東或謂之曲綸注今江
東通呼索爲綸音倫今本奪爲字从原卷十三茶析也析
竹謂之茶注今江東呼篋竹裏爲茶又噎隋也注江南
人呼梯爲噎所以噎物而登者也音剗切也又煬炙也
注今江東呼火猛熾爲煬音恙此皆語同而義稍異者
也至義同而語異者景純亦隨時記於注中如卷二逞
苦了快也下注今江東人呼快爲愜相緣反卷三東齊
之間壻謂之倩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女壻爲卒便注原
一作平使是也又蘇芥草也下注或言菜也又蘇亦荏

也注今江東人呼荏爲善音魚又薑蕘蕘菁也下注今
江東名爲温菘又膠譎詐也下注汝南呼欺爲譎訛他
回反亦曰詒音殆又汜浼瀾注洿也下注荊州呼潢也
卷四襜褕自關以東謂之統襦注俗名襦掖音偃又約
繒謂之禪注今又呼爲涼衣也又繞衿謂之幫注俗人
呼接下江東又名下裳又襦襦謂之袖注江東呼襦音
婉卷五甑下注涼州呼鋤炊簞下注江東呼浙籛甬下
注江東又呼鑿刃爲鑿普篋反檪下注江東呼都又槌
其橫關西曰檪注亦名校音交又簞下注江東呼籛籛
爲籛音廢符簞下注江東呼筴音鞞榻前几下注江東
謂之承卷八虎下注俗曰伯都又北燕朝鮮冽水之間
謂伏雞曰菹注江東呼菹央富反又桑飛下注今亦名
爲巧婦江東呼布母又守宮下注南陽人又呼蠓蚌卷

九凡矛較細如鴈脰者謂之鶴刺注今江東呼爲鈴釘
又罇謂之鈇注或名爲鐵音頓又方舟謂之橫注揚州
呼渡津舫爲杭荊州人呼樹又所以隱棹謂之漿注江
南又名爲胡人又船首謂之閣閣注今江東呼船頭屋
謂之飛閣是也卷十棄淮汝之間謂之投注江東又呼
擲音壓又吃或謂之翌注今江東又名吃爲噉若葉反
卷十蝮蚧下注江東人呼蝮蚧又蝮蚧謂之蠶蝮注江
東呼爲蠶蠶也又蝮蝮謂之髦注江東呼爲石蝮又名
齧脰又姑蝮謂之強蚌注江東謂之蟹音加又蜻蛉謂
之唧蛉注江東名爲狐黎淮南人呼蠶蚧音康蚧音
伊又春黍謂之蜚蝮注又名蝮蝮江東呼蚧蝮又蝮蝮
謂之蚧蝮注又呼步屈又蠶下注或呼笛師蚧蝮下注
建平人呼蚧音侈蝮蝮下注亦呼當齊或呼地蠶或呼

蝮蝮蚧蚧下注江東又呼蝮音鞏蝮蝮下注齊人又呼
社公亦言罔工卷十三孟下注江東名孟曰凱亦曰甌
也又屋栝謂之櫬注亦呼爲連綿是皆今語之異於古
者亦記之以廣異語此廣語之二例也故景純注方言
全以晉時方言爲本雖注而不域於注體焉然則方言
注中之音實不能與注離後人分而二之可謂失景純
之惜矣

書郭注方言後三

方言一書經戴東原盧抱經劉端臨三先生校訂又段
懋堂先生說文注王懷祖先生廣雅疏證亦時訂其譌
舛丙辰冬余讀方言復取諸古書用戴氏疏證例校之
卽書於戴本上戊午冬復檢前校見有足訂正本文及
注者得十六事聊書於後其本文之顯然誤者如卷一

慎濟瞻怒溼桓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
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止謂之溼注溼者失意潛
沮之名案原本玉篇荀子修身篇注均引溼作濕玉篇
又引注潛沮作慘恒濕古人皆讀他合反今人於志而
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止時猶皆讀之如他
合反之濕以此一音表彼四義當是秦晉舊語自以作
濕爲長卷三膠譎詐也涼州西南之間曰膠自關而東
西或曰譎或曰膠案原本玉篇爾雅序釋文元應一切
經音義卷二慧琳音義卷六卷七卷三十八並引譎詐
也疑膠乃譎之譌說文譎字注益梁曰謬欺天下曰譎
卽本之方言益梁卽所謂涼州西南之間天下所謂自
關而東西也是方言本作涼州西南之間曰謬又原本
玉篇引自關而東西或曰謬是末膠字亦本作謬廣雅

謬譎詐膠欺也上三字與方言次序同當本之方言膠
字或取諸他書或後人據譌本方言屢入也卷六台既
失也宋魯之間曰台既隱據定也今本分二節上十字
爲一節下五字爲一節案廣雅隱據定也無既字是張
稚讓讀宋魯之間曰台既爲句義較今本分節爲長又
紕繹督雉理也秦晉之間曰紕凡物曰督之絲曰繹之
原本玉篇引紕理也秦晉之間曰雉宋鄭曰紕是今本
奪曰雉宋鄭四字於是宋鄭語誤爲秦晉語而雉之爲
何語亦不可知矣又攔紕繹也秦晉續折謂之攔繩索
謂之紕擘楚謂之紕今本自擘以下五字自爲一節案
原本玉篇引紕繹也楚謂之紕洪興祖楚辭補注亦引
續楚謂之紕是此二節本是一節又衍擘字王逸楚辭
注紕索也正本之方言郭注云今亦以綫貫針爲紕義

亦與擘無涉而與續及繩索之義相近今本蓋誤卷十
三扶護也注扶挾將護案原本玉篇引挾護也郭璞曰
挾持護之也元應音義卷一卷十並引挾護也廣雅語
同是本文扶當作挾涉注扶字而譌又無升謂之刁斗
戴云無升二字應有譌舛案淮南齊俗訓炮格生乎熱
升北堂書鈔一三五太平御覽七一二並引熱升作熱
斗說者以爲尉斗漢尉斗之狀與刁斗同今傳世漢器
其銘皆作鏹斗無升熱升鏹斗字形皆相近當云鏹斗
謂之刁斗猶爾雅云荏菽謂之戎菽矣在戎鏹刁音均相近又餌謂
之鏹御覽八百六十引作餌謂之鏹下有注音恙二字
原本玉篇食部鏹餘障反引方言餌謂之鏹廣韻四十
七漾鏹餌也集韻則云鏹方言餌也又原本玉篇食部
無鏹字大廣益會本始有之是六朝尚無鏹字廣雅之

鏹字亦本作鏹與方言同均後世所追改也此皆本文
之譌舛也至注文亦有當訂正者卷一慧秦謂之謾注
言謾訛音訛二字疑衍大和反謾莫錢又亡山反案原本玉
篇引秦晉謂慧爲謾郭璞曰言訛謾也是舊本作訛謾
故先音訛後音謾楚辭惜往日或訛謾而不疑其證也
又烈枿餘也注謂烈餘也戴云烈餘當作遺餘盧本從
之案原本玉篇引注作謂殘餘也慧琳音義卷六十七
引斃字即枿謂殘餘也韋昭齊語注亦云裂殘也是注烈
餘當作殘餘戴改遺餘非也卷二揄鋪幄帳縷葉輸
毳也注音脆皆謂物之行蔽也集韻十虞引注同戴本
改行蔽作扞蔽盧本從之案原本玉篇引注作謂物之
行蔽者也是今本蔽字乃蔽之譌周禮司市注云害害
於民謂物行沽者沽之言苦不攻綴也行蔽猶言行沽

矣今人猶呼貨物之次劣者爲行貨與義正合下注
言今名短度絹爲葉輸絹之短度者正物之行敝者也
卷九車枸篋或謂之隆屈注尾屈盧據宋本改爲屈尾
今傳世李文授本作尾屈然尾屈二字是音非義高誘淮南原道訓注
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是尾屈二字乃漢魏以來成語
故景純取以爲音改爲屈尾者非也又箭其三鏃長尺
六者謂之飛壘注此謂今射箭也又內者謂之平題注
今戲射箭案慧琳音義卷四十五引注云三鏃今箭射
箭也平題今戲射箭也是戲射與箭射相對爲文御覽
三百四十九引開元文字亦有此二語蓋卽本方言注
大唐六典兵部員外郎職凡應舉之人有謀略才藝平
射筒射唐韻十一沒拔字注云箭射廣韻是古弩射之
外別有箭射矢長尺六較諸矢爲短蓋如後世袖箭矣

今注奪箭字卷十翥舉也注謂軒翥也案廣雅卷一翥
舉也曹憲音曰方言爲署音又卷三翥飛也曹曰方言
音曙是注謂軒翥也下舊有音署或音曙二字今本奪
又挹枕推也挹下有撞挹二字注戴改爲神祕盧改爲
攬挹案文選西京賦徒搏之所撞挹是撞挹乃撞挹之
譌撞撞一字也卷十二杼慮解也杼下有杼井二字注
戴改杼爲杼盧復改杼井爲杼渫案說文鞞字注云量
物之鞞一曰杼井鞞是古有杼井語井字不誤盧改非
是此注文及後世改字之當訂正者也校本雖戢香叢
雜然可紀者止此書之以諗世之讀是書者

史籀篇疏證序

敘曰史籀十五篇古之遺書戰國以前未見稱述爰逮
秦世李趙胡母本之以作倉頡諸篇劉向校書始著於

錄建武之世亡其六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許慎纂
說文復據所存九篇存其異文所謂籀文者是也其書
亦謂之史篇卽史籀篇之略稱說文於陌缶女三部三
引史篇蓋存其字謂之籀文舉其書謂之史篇其實一
也史篇爲字書之祖故倉頡以下亦蒙其名漢書平帝
紀徵天下通知小學史篇者王莽傳徵天下史篇文字
揚雄傳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揚子法言或欲學倉
頡史篇皆以史篇爲字書之通名猶漢時閭里書師呼
爰歷博學二篇爲倉頡魏晉以後并呼揚雄班固賈魴
之書爲三蒼六朝以後呼字林爲說文也然其名固自
史籀篇出唐元度謂此篇廢於晉世而自許君以後馬
鄭諸儒卽不復徵引蓋自三蒼盛行此書之微久矣今
就說文所存遺字疏通證明之而論其最要於篇首覽

者詳之一史籀爲人名之疑問也自班志許序以史籀
爲周宣王太史其說蓋出劉向父子而班許从之二千
年來世無異論顧余竊有疑者說文云籀讀也方言抽
又云讀籀書也毛詩鄭風傳云讀抽也古籀讀二字同音同義又古
者讀書皆史事周禮春官大史職大祭祀戒及宿之日
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喪遣之日讀誄小史職大
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籩卿大夫之喪賜諡
讀誄內史職凡命諸侯及公卿大夫則冊命之謂讀冊書凡
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聘禮夕幣史讀書展幣士喪禮
主人之史讀貲公史讀遺是古之書皆史讀之逸周書
世俘解乃俾史佚絲書于天號嘗麥解作筴許諾乃北
向絲書于兩楹之間作筴卽書洛誥之作冊乃內史之異名也絲卽籀字春秋左
氏傳之卜絲說文解字引作卜籀知左氏古文絲本作

籀逸周書之繇書亦當卽籀書矣籀書爲史之專職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云大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詩書及周秦諸子大抵以首句二字名篇此古代書名之通例字書亦然蒼頡篇首句雖不可考然流沙墜簡卷二十八簡上有漢人學書字中有蒼頡作二字疑是蒼頡篇首句中語故學書者書之其全句當云蒼頡作書句法正仿大史籀書爰歷博學凡將諸篇當亦以首二字名篇今急就篇尚存可證也大史籀書猶言大史讀書太史公自序言紬石室金匱之書猶用此語劉班諸氏不審乃以史籀爲著此書之人其官爲大史其生當宣王之世是亦不足怪李斯作倉頡其時去漢甚近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俗儒猶以爲古帝之所作以倉頡篇爲倉頡所作毋惑乎以史籀篇爲史籀所作矣不知大史籀書乃周世之成語以首句各篇又古書之通例而猥云有大史名籀者作此書此可疑者一也一史籀篇時代之疑問也史籀之爲人名可疑則其時

代亦愈可疑史篇文字就其見於許書者觀之固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下啓秦刻石與篆文極近至其文字出於說文者纔二百二十餘然班固謂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許慎亦謂其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或之者疑之頗之者少之也史籀十五篇文成數千而說文僅出二百二十餘字其不出者必與篆文同者也考戰國時秦之文字如傳世秦大良造鞅銅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詛楚文摹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駁麥剗意四字則同籀文篆文固多出於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則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卽周秦間西土之

文字也至許書所出古文卽孔子壁中書其體與籀文篆文頗不相近六國遺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然則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行於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篇獨行於秦之一證若謂其字頗或同於殷周古文當爲古書則篆文之同於殷周古文者亦甚多矣且秦處宗周故地其文字自當多仍周舊未可因此遽定爲宗周之書此可疑者二也其可得而斷定者又有三事一籀文非書體之名世莫不以古籀篆爲三體謂籀文變古文篆文又變籀文不知自其變者觀之則文字殆無往而不變故有一卷之書而前後異文一人之作而

器蓋殊字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文字之形與勢皆以漸變凡既有文字之國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創造一體者許君謂史籀大篆與古文或異則固有不異者且所謂異者亦由後人觀之在作書時亦祇用當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無所謂創作及增省也羅叔言參事殷商貞卜文字考謂史籀一篇亦猶倉頡爰歷凡將急就等篇取當世用字編纂章句以便誦習其識卓矣此可斷定者一也一史篇字數張懷瓘謂籀文凡九千字說文字數與此適合先民謂卽取此而釋之近世孫氏星衍序所刊說文解字猶用其說此蓋誤讀說文敘也說文敘引漢尉律諷籀書九千字諷籀卽諷讀漢書藝文志所引無籀字可證且倉頡三篇僅三千五百字加以揚雄訓纂亦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應史籀篇反有九

千字此可斷定者二也至史篇文體段氏王裁據說文所引三事與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句下云史篇讀與缶同姚下云史篇以為姚易也以為亦有說解又疑即王育解說中語然據此三事不能定其即有說解凡此三者亦得由其文義知之苟篇中有周旦召醜語便可知醜為召公之名苟假句為缶便可知句字之讀苟姚易二字連言便可知其以姚為姚易字不為女姓矣若以此三事為王育說史篇語則說文引倉頡訓纂倉頡故等書但稱揚雄說杜林說不稱倉頡則其引史篇解說語亦當如為禿无諸字下徑稱王育說不得云史篇故史篇文體決非如爾雅說文而當如秦之倉頡篇倉頡篇據許氏說文序郭氏爾雅注所引皆四字為句又據近日敦煌所出殘簡又知四字為句二句一韻倉頡文字既取諸史篇文體亦當仿之又觀於其

牆二文知篇中之有複字雱姚諸字知用字之多假借皆與倉頡篇同此可斷定者三也此二疑三斷關於全書之宏惜故書以弁其首世有達者董而教之若文字之變化正誤則散見於各條下茲不贅云丙辰二月蒼頡篇殘簡跋

此四簡四十一字羅叔言參事定為蒼頡篇殘簡其跋語言之詳矣余謂此并非揚雄班固賈魴書實李趙胡母三篇佚文何以證之班孟堅謂史游急就皆蒼頡中正字今此四十一字中游周章白黃病狂疔災殃狸寸厚廣俠好長十七字並見急就篇知史游正取諸此則此為蒼頡五十五章之本文而非訓纂諸篇語又可知也又他簡流沙墜簡卷二第八簡有蒼頡作三字乃漢人隨筆塗抹者余以為即蒼頡篇首句其全句當云蒼頡作書實用

世本語故此書名蒼頡篇并前四簡共得全句凡十昔
人於此書惟知幼子承詔考妣延年二句今茲所得乃
五倍於古人矣顏氏家訓所引四句乃訓纂諸篇語

校松江本急就篇序

古字書自史籀蒼頡凡將三書既佚存者以急就爲最
古自顏注行而魏晉以來舊本微王氏補注出而唐宋
舊本亦微顏監所見有鍾繇皇象衛夫人王羲之所書
崔浩劉芳所注然宋代存者僅鍾皇象索靖三本宋末王
深甯所見則惟皇象碑本而已明正統初吉水楊政得
葉石林所摹皇象章草本刊石於松江又以宋仲溫所
摹者補其闕字明季類帖亦翻刊之顧三百年來小學
家都未之見乾隆中內府始以趙子昂章草本及俞紫
芝釋文刊於三希堂法帖嘉慶初陽湖孫伯淵得類帖

本刊之岱南閣叢書中道光中葉三山陳雪峯復刊松
江本摹寫不工但具形似而已光緒中遵義黎蕤齋星
使刊日本舊寫本於古佚叢書元和江建霞學使亦得
鈕非石所錄趙子昂正書本刊於湘中學者始知顏王
二注外尚有他本歲在甲寅上虞羅叔言參事刊行敦
煌所出木簡中有漢人隸書急就百餘字去歲復景印
舊拓松江本於吉石庵叢書予亦得新拓本己未秋復
見日本遣唐僧空海臨晉人草書本於是所見急就遂
踰十本綜此十本實分三類明季類帖與三山陳氏本
同出松江石本岱南閣本雖號出索靖然孫氏所舉存
字之數正與明刊葉本合趙氏真草二本存字較多然
亦與葉本同源惟顏本及宋太宗本空海本與葉本大
異卽三本亦自相異嘗細考之則葉本實出皇象宋太

宗本出於鍾繇空海本出於衛夫人或王羲之而顏本則兼綜諸本者也葉跋稱急就二千二十三字摹張鄧公家本相傳爲吳皇象書今考其章數文字均與王氏所引皇象碑本合是葉本出皇始屬可信宋太宗本雖不著所出然王氏引太宗實錄云先是垂拱二年前下詔求先賢墨跡有以鍾繇書急就章爲獻字多踏駁上親草書一本仍刻石分賜近臣云云是太宗所書本出元常特易其踏駁之字耳其本比皇象本多第七第卅三第卅四三章末二章王深甯定爲後漢人作別出於後今檢其中有欽馬漳鄴及清河遼東濱西上平岡二語乃紀魏武平冀州破烏桓事當作於建安十二年之後末又云漢土興隆中國康則又在魏代漢之前此二章足證其出於繇書蓋卽繇所續也空海臨本首章馮漢疆

作馮晉疆爲崔浩改漢疆爲代疆之所本而有齊國給獻以下二章與宋太宗本同蓋亦出於鍾元常而爲晉人所書者顏監所稱衛夫人王羲之本必居其一矣顏注自序稱舊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篇本備加詳覈足以審定凡三十二章究其真實云云是顏氏徧校諸家定著三十二章章之首不冠以第一第二等字從晉人本其無第卅三卅四兩章蓋從皇本而增第七章則從鍾本然此章有續增紀遺失餘二句明謂此章遺失而自續增之蓋亦出後漢人手敦煌所出殘簡銅鍾鼎鈔銷匱銚章上署第十二與皇本章次正同知史游原本固無此章也就此三本互勘則顏本章數與文字實居鍾皇二本間顏本異於皇本者一百六十六字宋太宗本異於皇本者至二百六十七字知顏氏詳覈諸本之說不誣要其所歸與鍾本爲近故以

章論皇本尚存先漢之舊鍾顏則有竄入之章以文字
言則皇本屢經傳摹自不能無譌鍾顏二本亦有改字
之失各有優劣不能偏廢也敦煌漢簡不過百餘字皇
本在今日猶爲足本中之最古者茲以葉摹皇本爲主
合諸本以校之并略定其得失雖不敢視爲定本庶幾
有所折衷焉戊午秋九月

觀堂集林卷第五

國地樓

觀堂集林卷第六

藝林六

海甯王國維

釋史

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其字古文篆
文並作𠄎秦泰山刻石御史大夫之史案古文中正之
字作𠄎說文大小徐二本皆如此諸形伯仲之仲作中無作中者唯
篆文始作中且中正無形之物德非可手持然則史所
从之中果何物乎吳氏大澂曰史象手執簡形然中與
簡形殊不類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凡官府簿書謂
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
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
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史字事
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義

江氏以中爲簿書較吳氏以中爲簡者得之簡爲一簡簿書則需衆簡
顧簿書何以云中亦不能得其說案周禮大史職凡射
事飾中舍筭大射儀司射命釋獲者設中大史釋獲小
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
其餘于中西又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與執
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筭上射于右下
射于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
于中興執而俟云云此卽大史職所云飾中舍筭之事
是中者盛筭之器也中之制度鄉射記云鹿中髡前足
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國中射則皮
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
時中制皆作獸形有首有足鑿背容八筭亦與中字形
不類余疑中作獸形者乃周末彌文之制其初當如中

形而於中之上橫鑿孔以立筭達於下橫其中央一直
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於他器者也考古者簡與筭爲
一物古之簡策最長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爲一
尺二寸其次三分取一爲八寸其次四分取一爲六寸
詳見余簡牘檢畧考筭之制亦有一尺二寸與六寸二種射時所釋
之筭長尺二寸投壺筭長尺有二寸鄉射記箭筭八十
長尺有握握素注箭篠也筭筭也握本所持處也素謂
刊之也刊本一膚賈疏云長尺復云有握則握在一尺
之外則此筭尺四寸矣云刊本一膚者公羊傳僖三十
一年膚寸而合何休云側手爲膚又投壺室中五扶注
云鋪四指曰扶案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曾書注引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爲扶是
扶膚一指案寸皆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
之者證握膚爲一謂刊四寸也所紀筭之長短與投壺

不同疑鄉射記以周八寸尺言故為尺四寸投壺以周
十寸尺言故為尺有二寸猶鹽鐵論言二尺四寸之律
而史記酷吏傳言三尺法漢書朱博傳言三尺律令皆
由於八寸尺與十寸尺之不同其實一也計歷數之算
則長六寸漢書律歷志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說文
解字算長六寸計歷數者尺二寸與六寸皆與簡策同
制故古算策二字往往互用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贈
執算從柩東注古文算皆作策老子善計者不用籌策
意謂不用籌算也史記五帝本紀迎日推策集解引晉
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案策無數義惟說文解字云算
數也則晉灼時本當作迎日推算又假算為算也漢蕩
陰令張遷碑八月策民案後漢書皇后紀漢法常以八
月算人是八月策民即八月算民亦以策為算是古算

策同物之證也射時舍算既為史事而他事用算者亦

史之所掌

周禮馮相氏保章氏皆大史屬官月令乃命大史守典奉
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是計歷數者史之事也又古者筮

多用策以代著易繫辭傳言乾之策坤之策士冠禮筮人執策又周秦諸
書多言龜策罕言著龜策筮實一字而古者卜筮亦史掌之少牢饋食禮
筮者為史左氏傳亦筮與簡策本是一物又皆為史之所執
有筮史是筮亦史事

則盛筮之中蓋亦用以盛簡簡之多者自當編之為篇
若數在十簡左右者盛之於中其用較便逸周書嘗麥
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策執策從中宰坐尊中于
大正之前是中筮二物相將其為盛筮之器無疑故當
時簿書亦謂之中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
中受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又登中
于天府鄉士遂士方士獄訟成士師受中楚語左執鬼
中蓋均謂此物也然則史字从又持中義為持書之人
與尹之从又持一象筆者同意矣

然則謂中爲盛筴之器史之義不取諸持筴而取諸持筴亦有說乎曰有持筴爲史事者正由持筴爲史事故也古者書筴皆史掌之書金縢史乃冊祝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又作冊逸誥顧命大史秉書由賓階濟御王冊命周禮大史掌建邦之六典掌灋掌則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之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泣勸防遺之日讀誄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讀禮法史以書辨昭穆之俎簋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

會計凡命諸侯及公卿大夫則冊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御史掌贊書女史掌書內令聘禮夕幣史讀書展幣又誓于其竟史讀書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注讀王命書也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贈又公史自西方東面讀遣卒命曲禮史載筆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祭統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毛詩靜女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又周六官之屬掌文書者亦皆謂之史則史之職專以藏書讀書作書爲事其字所从之中自當爲盛

筴之器此得由其職掌證之者也

史為掌書之官自古為要職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雖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則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說文解字事職也从史出省聲又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然殷人卜辭皆以史為事是尚無事字周初之器如毛公鼎番生敦二器卿事作事大史作史始別為二字然毛公鼎之事作史小子師敦之卿事作史師寰敦之嗇事作史从中有存又持之亦史之繁文或省作史皆所以微與史之本字相別其實猶是一字也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間王室執政之官經傳作卿士書牧誓是以為大夫卿士洪範謀及卿士又卿士之稱而毛公鼎小子師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虛卜辭作卿史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二十一葉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

子諸侯之執政通稱御事

書牧誓我友邦冢君御事大誥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又肆余告我友

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酒誥厥誥庶邦庶士越爾御事又肆余告我友又王先服殷御事比余于我有周御事洛誥子曰以多子越御事又侯之命即我御事罔或者壽陵在厥服多以邦君御事並稱蓋謂諸侯之執政也而殷虛卜辭則稱御史殷虛書契前編卷四第二十八葉是御事亦名

史也又古之六卿書甘誓謂之六事司徒司馬司空詩小雅謂之三事又謂之三有事春秋左氏傳謂之三吏

此皆大官之稱事若吏即稱史者也書酒誥有正有事又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立政立政立事正與事對文

長官謂之正若政庶官謂之事此庶官之稱事即稱史者也史之本義為持書之人引申而為大官及庶官之

稱又引申而為職事之稱其後三者各需專字於是史吏事三字於小篆中截然有別持書者謂之史治人者

謂之吏職事謂之事此蓋出於秦漢之際而詩書之文

尚不甚區別由上文所徵引者知之矣

殷以前史之尊卑雖不可考然卿事御事均以史名則史官之秩亦略可知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史與大宰同掌天官固當在卿位矣左氏傳桓十七年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以日官為卿或亦殷制周則據春官序官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中官以大史為長

鄭注大史史官之長或疑書酒誥稱大史友內史友大史禮記盛德篇云大史內史左右手也似大史內史各自為察不相統屬且內史官在大史上尤不得為大史之屬然毛公鼎云卿事察大史察番生敦云卿事大史察不言內史蓋折言之則大史內史為二察合言之則為大史一察又周官長貳不問官之尊卑如卿老以公卿大夫以

之官雖在卿下然其職之機要除冢宰外實為他卿所不及自詩書彝器觀之內史實執政之一人其職與後漢以後之尚書令唐宋之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明之大學士相當蓋樞要之任也此官周初謂之作冊其長謂之尹氏尹字从又持一象筆形說文所載尹之古文作

卿而為大司徒之屬世婦以卿而為大宗伯之屬皆是則內史為大史之屬亦不嫌也 秩以內史為尊內史之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又作冊逸告作冊二字為孔傳以王為冊書釋之顧命命作冊度傳亦以命史為冊書法度釋之孫氏詒讓周禮正義始云尹逸蓋為內史以其所掌職事言之謂之作冊古籀拾遺完始以作冊為內史之異名余以古書及古器證之孫說是也案書

畢命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東郊作畢命周本紀

紀作康王命作冊畢公蓋不知作冊為官名畢為人名而以畢公當之為偽古文畢命之所本漢書律歷志引逸

畢命豐刑曰王命作冊豐刑逸周書嘗麥解亦有作箴此皆作冊一官之見於古書者其見於古器者則癸亥父己鼎云王賞作冊豐貝鬲卣云王姜命作冊鬲安夷伯吳尊蓋云宰肅右作冊吳入門皆以作冊二字冠於人名上與書同例而吳尊蓋之作冊吳虎敦牧敦皆作內史吳是作冊卽內史之明證也亦稱作冊內史師餘敦王呼作冊內史冊命師餘允盃王在周命作冊內史錫允卣□□亦稱作冊內史刺鼎王呼作冊內史冊命刺是也內史之長曰內史尹亦曰作冊尹師兌敦王呼內史尹冊命師兌師農鼎王呼作冊尹冊命師農允敦王受作冊尹者假為書字俾冊命允是也亦單稱尹氏詩大

雅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頌鼎寰盤尹氏受王命書克

鼎王呼尹氏冊命克師釐敦王呼尹氏冊命師釐是也

或稱命尹古命令同字命尹卽令尹楚正卿令尹之名蓋出於此伊敦王呼命尹邦冊

命伊是也作冊尹氏皆周禮內史之職而尹氏為其長

其職在書王命與制祿命官與大師同秉國政故詩小

雅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又

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鈞詩人欲斥王故呼

二執政者而告之師與尹乃二官與洪範之師尹惟日

魯語百官之政事師尹同非謂一人而師其官尹其氏

也書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多方誥

爾四國多方越爾殷侯尹氏當為氏字之誤也尹氏

在邦君殷侯之次乃侯國之正卿殷周之間已有此語

說詩者乃以詩之尹氏為大師之氏以春秋之尹氏當

之不亦過乎且春秋之尹氏亦世掌其官因以為氏耳然則尹氏之號本於內史書之庶尹百尹蓋推內史之名以名之與卿事御事之推史之名以名之者同然則前古官名多從史出可以規古時史之地位矣

釋由上

說文从由之字二十有餘而獨無由字自李少温以後說之者近十家顧皆不足厭人意甚或有可閔笑者余讀敦煌所出漢人書急就殘簡而知說文由字即由字也急就第二章由廣國顏本宋太宗本趙文敏真草二本皆作由惟葉石林本作田漢簡由作出其三直皆上出與說文由字正同今案說文由字注曰東楚名缶曰留象形凡留之屬皆从留原本玉篇引說文舊音音側字反大徐音側詞切皆留之音則以留留為一字自六朝已來然矣然留留決非一字留為



艸部留字重文从田𠂔聲故讀側字反或側詞反若留之與留於今隸形雖相似其音義又有何涉乎考此字古文本作田篆文亦或如之其變而為隸書也乃屈曲其三直遂成留字後人不知其為古文田字之變以其形似留遂以留之音讀之實則此音毫無根據也然則由之為由亦有證乎曰有說文專字注云从𠂔从由番生敦蓋有此字作𠂔毛公鼎加口作𠂔卜辭有𠂔字殷虛古文从由作是田由為一之證一也盧字說文从盧盧又田而盧氏涅金之盧作𠂔盧氏幣作𠂔是篆文从田之字晚周古文亦从由作是田由為一之證二也又盧字篆文从田晚周古文从由更溯之春秋以前之古文則乃从𠂔作取盧子商盤盧作𠂔弘尊有膚字

書契後編卷上第十四葉

作𠄎从香簾鼎之簾字从𠄎籒族敦之𠄎字从𠄎其所从之膚皆从𠄎作𠄎者古文𠄎字也𠄎字古文作𠄎鼎孟作𠄎鼎毛公作𠄎伯農作𠄎吳尊蓋石鼓文道字亦作𠄎而殷虛卜辭盛鬯之𠄎則作𠄎殷虛書契前編卷一第十八葉作𠄎同之省又知說文虛盧二字一从𠄎一从𠄎即𠄎與𠄎之變實一字而繁簡異也𠄎為尊屬惟𠄎亦然易坎九二樽酒簋二用𠄎禮器五獻之尊門外許君云東楚各𠄎曰𠄎與𠄎同音蓋猶三代遺語也本義既爾假借之義亦然釋詁由自也而直亦訓自新序雜事篇國君驕士曰君非我無直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直安強君臣不合國是無直定矣此三直字義皆與由同廣雅由用也而古書直迪二字亦皆訓用經傳直多作攸爾雅攸所也迪道也漢人釋經

多本此訓近高郵王氏經義述聞與經傳釋詞始歷舉詩書以明攸迪二字古皆訓用其論篤矣余意直迪本是一字古𠄎由同音同義故直或从由作𠄎轉譌為迪亦猶直之譌為道也書多方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迪馬融本作攸是道迪一字之證然則𠄎由二字其音同其義同其引伸假借之義亦無不同𠄎之變化當為由不當為𠄎是由由為一之證三也更以聲音證之由𠄎二字本同部故東楚各𠄎為由方言五𠄎嬰也淮汝之間謂之𠄎𠄎郭璞音由曹憲廣雅音同淮汝之閒地隣東楚史記貨殖列傳以淮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然項羽都彭城其分地亦半在東楚而稱西楚霸王是東西楚之稱漢人本無定界也恐許君所云東楚各𠄎曰𠄎即本方言為說蓋由𠄎古今字楊子雲用今字許用古字耳許於𠄎部亦出𠄎字云瓦器也許書同音同義之字分見二

部者甚多此亦其一也以形言之則如彼以音言之則如此由之爲由更無他疑况漢人所書由字正如此足以解千載之惑乎

釋由下

戊午秋余作釋由一篇論說文由字卽由字由冬徂春復得五證焉上虞羅氏所藏漢鈔印有由罷軍印考古今姓氏書無留姓而急就篇姓名有由廣國廣韻由字注亦云又姓史記有由余是由罷軍卽由罷軍其證一便陽端氏藏漢元始四年銅鈔主吏姓名有守令史由考古人多名由罕名留是守令史由卽守令史由其證二玉篇原本用部末有由字作由注云餘同反乃餘周反之譌又云說文以由從爲警字在言部今爲由字當云說文以由從爲警字在系部譌訛爲書又訛爲警寫書者因改系部爲言部耳說文以由東楚謂缶也音側字

反在由部二由並案顧氏此注則由由二字形本無別不過因說文由字之訓及其舊音與由字迥異又由與繇分置二部故著其事然其所以收由字於用部末者正以其字作由爲今隸用字之倒書如說文附下字於上部末附止字於止部末玉字於正部末之例玉篇全書皆用此例也然則顧書由字本當作由今傳世古寫本作由尙存由字遺意其證三詩齊風衡從其畝釋文引韓詩從作由云南北耕曰由今本釋文並爲由字然宋本附釋音毛詩注疏所載釋文並爲由字由者由之譌也其證四李陽冰云由卽缶字夢瑛書說文部目亦釋由爲由當本六朝舊說其證五得此五證知六朝以前音說文者雖音由爲留然由之字形尙未全失雖微古文字學及漢人手書亦足以定此說矣

釋辭上

彝器多見辭字毛公鼎云𠄎辭厥辟又云辭我邦我家
克鼎云辭王家又云保辭周邦宗婦敦云保辭鄫國晉
邦盦云保辭王國其字或作辭或作辭余謂此經典中
又艾之本字也釋詁又治也艾相也養也說文雙治也
从辟又聲虞書曰有能俾雙是經典又字壁中古文作
雙此雙字蓋辭字之譌初以形近譌為辟後人因辟讀
與辭讀不同故又加又以為聲經典作又作艾亦辭之
假借書君奭之用又厥辟即毛公鼎之𠄎辭厥辟也康
誥之用保又民多士君奭之保又有殷康王之誥之保
又王家詩小雅之保艾爾後即克鼎宗婦敦晉邦盦之
保辭也辭厥辟之辭用相義保辭之辭兼相養二義皆
由治義引申其本義當訓為治殷虛卜辭有𠄎字殷虛書契

前編卷六第
四第十一葉

其字从自从𠄎𠄎說文與辟字从人从𠄎同

意古文辟字皆从人从𠄎凡篆文从月之字古文亦皆从人自者衆也金文或加从止蓋
謂人有辛自以止之故訓為治或變止為𠄎與小篆同
𠄎者止之譌猶奔字孟鼎作𠄎从三止克鼎及石鼓文
均變而从三𠄎矣說文不知雙為辭之譌字以辭之本
義系於雙下復訓辭為臯則又誤以辛之本誼為辭之
本義矣

釋辭下

說文辭字在辛部从辛然古文皆从𠄎或从𠄎𠄎𠄎皆
說文辛之初字也說文辛辛分爲二部辛部云辛臯也
从干二二古文上字又辛部辛从一辛辛臯也羅參事
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云說文分辛辛爲二部卜辭只有
辛字凡十干之辛皆作辛古金文始有作辛者其實本

一字許君以童妾二字隸辛部而辛部諸字若辜辜以下無一不含辛誼不當分爲二部明矣案參事謂辛部辜辜以下諸字皆當入辛部其說甚確惟謂辛辛一字則頗不然余謂十干之辛自爲一字其字古文作辛作辛或作辛訓辜之辛又自爲一字其字古作辛作辛作辛作辛此二字之分不在橫畫之多寡而在縱畫之曲直何以證之凡古文宰辟辭辭章諸字其義與辛字相關者皆从辛或辛其中直皆折而左無一从辛若辛作者惟童妾言素諸字字字在上其左折之跡不可見又殷虛卜辭有辛字殷虛書契前編卷五第二十一葉及卷六第二十九葉即說文辛字說文辛語相訶距也从口辛是篆文之辛亦或作辛蓋辛旁一字卜辭辭字作辛亦其一證辛田盤王命田政緝成周四方責即委積緝从辛旁即篆文从辛之辭政辭乃政嗣之假借知辛乃

辛之繇文旁啻又一字矣旁字當从說文啻字讀讀如欒即天作擊之擊之本字故訓爲辜辭字从自止旁會意亦以爲聲凡宰辟辭諸字皆从此字會意至說文所說辛辛辭諸字皆從後起之篆文立說故動輒齟齬矣釋昱

殷虛卜辭屢見甲會甲諸字又或从日作啻或从立作啻諸體於卜辭中不下數百見初不知爲何字後讀小孟鼎見有焯字與焯二字相似其文云粵若焯乙亥與書召誥越若來三月漢書律歷志引逸武成粵若來二月文例正同而王莽傳載太保王舜奏云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越若焯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王舜此奏全摹仿康誥召誥則召誥之若翌日乙卯越翌日戊午今文尙書殆本作越若翌乙卯越若

翌戊午故舜奏仿之然則小孟鼎之粵若夙乙亥當釋
爲粵若翌乙亥無疑也又其字从日从立與說文訓明
日之昱正同因悟卜辭中上述諸體皆昱字也羅叔言
參事嘗以此說求之卜辭諸甲子中有此字者無乎不
合惟卜辭諸昱字雖什九指斥明日亦有指第三日第
四日者視說文明日之訓稍廣耳又案此字卜辭或作
用者殆其最初之假借字用卽巛之初字石鼓文君子
員巛字作巛从巛說文凶部巛毛巛也象髮在凶上及
毛髮巛巛之形用則但象毛髮巛巛之形本一字也古
音巛立同聲今立在緝韻巛在葉韻此二部本自相近
故借巛爲昱後乃加日作𠄎爲形聲字或更如小孟鼎
作𠄎爲一形二聲之字或又省日作𠄎則去形而但存
其二聲古固有二聲者說文竊字注云高廿皆聲






又鑿字注云次束皆聲案石鼓文自有𠄎字則鑿字自
以𠄎爲聲而石鼓之𠄎卽周禮巾車職之故書𠄎字而
鼓文作𠄎其字束次皆聲正與𠄎𠄎諸字之立巛皆聲
同例也卜辭又有祭祀名曰昱日殆與彤日同爲祭之
明日又祭之稱與

釋旬

卜辭有𠄎諸字亦不下數百見案使夷敦云金十𠄎
與敦敦蓋云金十𠄎考說文鈞之古文作𠄎是𠄎卽
𠄎字𠄎卽旬字矣卜辭又有𠄎之二日語見鐵雲藏
龜第六葉亦可
證𠄎卽旬字余徧搜卜辭凡云貞旬亡𠄎者亦不下
數百見皆以癸日卜殷人蓋以自甲至癸爲一旬而於
此旬之末卜下旬之吉凶云旬亡𠄎者猶易言旬无咎
矣日自甲至癸而一徧故旬之義引申爲徧釋詁云宣

旬徧也說文訓裹之勺實卽此字後世不識乃讀若包殊不知勺乃旬之初字旬字从車从勺亦會意兼形聲也

釋西

卜辭屢見由由諸字余謂此西字也說文西字注云日在西方而鳥棲象鳥在巢上由由二形正象鳥巢王復齋鐘鼎款識有箕單由其文作象鳥在巢下而以畢掩取之又箕單父丙爵有字則省鳥存巢手執干鼎之字則省巢存鳥可知由字實象鳥巢卽巢之古文似當从由在木上而則象鳥形篆體失之若說文訓缶之由字則古作與由字有別矣

釋物

卜辭云丁酉卜卽貞后祖乙古十牛四月又云貞后祖

乙古物四月

殷虛書契前編卷四第五

又云貞賁十勿牛

殷虛書契前編卷四第五

十四前云古十牛後云古物則物亦牛名其云十勿牛亦卽物牛之省說文物萬物也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从牛勿聲案許君說甚迂曲古者謂雜帛爲物蓋由物本雜色牛之名後推之以名雜帛詩小雅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實則三十維物與三百維羣九十其犉句法正同謂雜色牛三十也由雜色牛之名因之以名雜帛更因以名萬有不齊之庶物斯文字引申之通例矣

釋牡

說文牡畜父也从牛土聲案牡古音在尤部與土聲遠隔卜辭牡字皆从上上古土字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土上字正一之合矣古音土在之部牡在尤部之

尤二部音最相近牡从土聲形聲兼會意也土者男子之稱古多以士女連言牡从土與牝从七同七者比也

比於牡也

釋彌
毛公鼎番生敦均有簞第魚服語第字二器皆作彌余謂此第之本字也說文弜彊也从二弓又彌輔也重也从弜因聲案說文說此二字皆誤弜者秘之本字既夕禮有秘注秘弓槩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詩云竹秘緦滕今文秘作柴案今毛詩作閉秘所以輔弓形略如弓故从二弓其音當讀如彌或作秘作柴作閉皆同音假借也弜之本義爲弓槩引申之則爲輔爲重又引申之則爲彊許君以弜之第三義系於弜下又以其第二義系於彌下胥失之矣彌乃第之本字當如毛公鼎及

番生敦作彌从因弜聲因者古文席字說文席之古文作囟豐姑敦宿字作囟从人在山下因上人在席上其義爲宿是因卽席也廣雅釋器因席也意謂因席古今字說文因一日竹上皮蓋席以竹皮爲之因謂竹上皮爲因亦其引申之一義矣因象席形自是席字由因而譌爲囟又省爲囟宿彌二字同也彌與席皆以簞爲之故彌字从因詩衛風齊風小雅作第周禮巾車既夕禮作蔽亦同音假借也彌既从因則弜當是聲上所說弜字之義亦於此得其證矣

釋滕

經典滕薛皆作滕从水朕聲上虞羅氏藏滕虎敦其銘曰滕虎敢肇作厥皇考公命中寶尊彝滕字舊釋爲然余謂此字从火朕聲卽滕薛之滕字也禮記檀弓上滕

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然則虎爲滕伯文叔父其父本是滕君此敦云滕虎敢肇作厥考公命中寶尊彝是此敦之滕虎卽檀弓之滕孟虎之證亦滕卽滕字之證也鄭注檀弓以伯文爲殷時滕君今觀此敦文字乃周中葉以後物然則此敦不獨存滕薛之本字亦有裨於經訓矣

釋薛

歸安吳氏藏一鼎其銘曰呼侯□作父乙鼎又某氏藏一卮其銘曰呼侯作□妊□媵也其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呼呼二字舊釋爲胥爲胙余謂此薛國之本字也其字所从之孚孚卽說文旁字其音古讀如薛上見此字从月旁聲與薛字从艸薛聲同而胙侯也言胙侯作□妊□媵也則胙爲任姓之國其爲滕薛之薛審

矣

釋禮

說文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豐亦聲又豐部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案殷虛卜辭有豐字其文曰癸未卜貞醜豐殷虛書契後編卷下第八葉古拜珽同字卜

辭珽字作丰半珽三體則豐卽豐矣又有卪字書契前編卷六第三

卪字後編卷下第十九葉及卪字後編卷下第十九葉卪卪又一字卜辭卪字後編卷下第十九葉

或作卪鐵雲藏龜第一其證也此二字卽小篆豐字所从

之曲古山卪一字卜辭出或作卪或作卪知曲可作卪

卪矣豐又其繁文此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

禮以玉故說文曰豐行禮之器其說古矣惟許君不知

珽字卽珽字故但以从豆象形解之實則豐从珽在山

中从豆乃會意字而非象形字也盛玉以奉神人之器

謂之曲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其初當皆用曲若豐二字之醴豐醴字从酒則豐當假爲酒醴字其分化爲醴禮二字蓋稍後矣

釋觶觶卮罍觶

徐器二出江西高安縣其一銘曰邾王義楚罍其吉金自作祭罍其一曰義楚之祭罍其器皆觶也罍罍二字張公東大令以爲卽說文觶字余謂說文觶觶卮罍觶五字實一字也說文觶鄉飲酒角也受四升其重文作觶觶二體而漢書高帝紀注引應劭曰卮鄉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觶其說本於叔重是觶卮爲一之證也說文觶小觶也又急就篇顏本蠡斗參升半卮觶皇象本觶作罍蓋假罍爲觶是觶觶爲一之證也說文卮一名觶又卮觶爲一之證罍觶二字亦本

一字古書多以罍爲專急就篇顏本之躔蹀皇本作蹀蹀賈誼服鳥賦何足控搏史記文選作搏漢書作揣又急就篇皇本顏本之搏榼宋太宗本作揣榼而搏卽罍揣卽觶尤爲罍觶爲之一證徐之祭器名罍若罍而形與觶同又觶觶爲一之鐵證矣此五字之音又同出一源觶觶罍觶四字於形聲皆在元部觶說文讀爲榼擊之榼於古音在歌部今在支部觶之重文作觶氏聲今與觶卮亦皆在支部支部之音與歌部最近歌元二部又陰陽對轉單聲之字如鄴瘴驛鼉等字古多轉入歌部蟬字又轉入支部漢書地理志樂浪郡黏蟬縣服虔音提罍聲之字亦然此五字同聲則亦當爲同物許君因其字不同乃以形之大小與有耳蓋與否別之其實一而已矣

毛公鼎考釋序

三代重器存於今日者器以孟鼎克鼎爲最鉅文以毛公鼎爲最多此三器皆出道光咸豐閒而毛公鼎首歸濰縣陳氏其打本摹本亦最先出一時學者競相考訂嘉興徐壽臧明經同柏海豐吳子苾閣學式芬瑞安孫仲頌比部詒讓吳縣吳清卿中丞大徵先後有作明經首釋是器有鑿空之功閣學矜慎比部閱通中丞於古文字尤有縣解於是此器文字可讀者十且八九顧自周初訖今垂三千年其訖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

不可識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卽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則庶乎其近之矣孫吳諸家之釋此器亦大都本此方法惟用之有疎密故得失亦準之今爲此釋於前人之是者證之未備者補之其有所疑則姑闕焉雖於諸家外所得無多然可知古代文字自有其可識者與可通者亦有其不可識與不可強通者而非如世俗之

所云云也丙辰四月

宋代金文著錄表序

古器之出蓋無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於郡國山川者雖頗見於史然以識之者寡而記之者復不詳故其文之略存於今者惟美陽仲山父二鼎與秦權莽量而已趙宋以後古器愈出祕閣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劉原父歐陽永叔輩亦復蒐羅古器徵求墨本復有楊南仲輩爲之考釋古文之學勃焉中興伯時與叔復圖而釋之政宣之閒流風益熾籀史所載著錄金文之書至三十餘家南渡後諸家之書猶多不與焉可謂盛矣今就諸書之存者論之其別有三與叔考古之圖宣和博古之錄既寫其形復摹其款此一類也嘯堂集錄薛氏法帖但以錄文爲主不以圖譜自名此二類也歐趙

金石之目才甫古器之評長睿東觀之論彥遠廣川之跋雖無關圖譜而頗存名目此三類也國朝乾嘉以後古文之學復興輒鄙薄宋人之書以爲不屑道竊謂考古博古二圖摹寫形制考訂名物用力頗鉅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無不畢記後世著錄家當奉爲準則至於考釋文字宋人亦有鑿空之功國朝阮吳諸家不能出其範圍若其穿鑿紕繆誠若有可譏者然亦國朝諸老之所不能免也今錯綜諸書列爲一表器以類聚名從主人其有異同分條於下諸書所錄古器之有文字者胥具於是惟博古所圖錢鏡嘯堂所集古印較近世所出厥數甚夥姑闕焉以供省覽之便云爾至於釐訂名稱是正文字則非此表之所有事矣甲寅五月

國朝金文著錄表序

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一盛於宋而中衰於元明我朝開國百年之閒海內承平文化溥洽乾隆初始命儒臣錄內府藏器放宣和博古圖爲西清古鑑海內士夫聞風承流相與購致古器蒐集拓本其集諸家器爲專書者則始於阮文達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而莫富於吳子苾閣學之攬古錄金文其著錄一家藏器者則始於錢獻之別駕之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而訖於端忠敏之陶齋吉金錄著錄之器殆四倍於宋人焉數十年來古器滋出其新出土者與以前散在人閒未經著錄者又略得著錄者之半光緒閒宗室伯羲祭酒廣蒐墨本擬續阮吳諸家之書時鬱華閣金文拓本之富號海內第一然僅排比拓本未及成書也稍後羅叔言參事

亦從事於此其所蒐集者又較祭酒爲多辛亥國變後祭酒遺書散出所謂鬱華閣金文者亦歸於參事合兩家之藏其富過於阮吳諸家遠甚汰其重複猶得二千通可謂盛矣國維東渡後時從參事問古文字之學因得盡閱所藏拓本參事屬分別其已著錄者與未著錄者將以次編類印行又屬通諸家之書列爲一表自甲寅孟夏訖於仲秋經涉五月乃始畢事書成都六卷長夏酷暑墨本堆案或一器而數名或一文而數器其閒比勘一器往往檢書至十餘種閱拓本至若干冊窮日之力不過盡數十器而已旣具稿復質之參事略加檢定然著錄之器旣以千計拓本之數亦復準之文字同異不過豪釐之閒摹拓先後又有工拙之別雖再三覆勘期於無誤然復重遺漏固自不免庶竺古君子董而

教之甲寅八月

觀堂集林卷第六

辛酉嘉平烏程蔣氏
密均樓做宋聚珍校槧

觀堂集林卷第七

海甯王國維

藝林七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余前作史籀篇疏證序疑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並以秦時古器遺文證之後反覆漢人書益知此說之不可易也班孟堅言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字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許叔重言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司馬子長曰秦撥去古文揚子雲曰秦剗滅古文許叔重曰古文由秦絕案秦

滅古文史無明文有之惟有一文字與焚詩書二事六
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於秦猶史籀篇之
不行於東方諸國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謂
之古文而秦人所罷之文與所焚之書皆此種文字是
六國文字即古文也觀秦書八體中有大篆無古文而
孔子壁中書與春秋左氏傳凡東土之書用古文不用
大篆是可識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
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
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
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即漢世所
謂古文為近自秦滅六國席
百戰之威行嚴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國文字之存
於古籍者已焚燒剗滅而民間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
得行用觀傳世秦權量等始皇廿六年詔後多刻二世

元年詔雖亡國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則當日同
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十餘
年間六國文字遂遏而不行漢人以六藝之書皆用此
種文字又其文字為當日所已廢故謂之古文此語承
用既久遂若六國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
後如許叔重說文序所云者蓋循名而失其實矣
史記所謂古文說

自秦并天下同一文字於是篆隸行而古文籀文廢然
漢初古文籀文之書未嘗絕也史記張丞相列傳張丞
相蒼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典柱下方書而許氏說文
序言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蓋即柱下方書之一
是秦柱下之書至漢初未亡也太史公自序言秦撥去
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而武

帝元封三年司馬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是秦石室金匱之書至武帝時未亡也故太史公修史記時所據古書若五帝德若帝繫姓若譜記若春秋歷譜牒若國語若春秋左氏傳若孔氏弟子籍凡先秦六國遺書非當時寫本者皆謂之古文五帝本紀云孔子所傳宰予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索隱云古文謂帝德帝繫二書也是五帝德及帝系姓二篇本古文也三代世表云余讀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悉不同乖異是譜記與終始五德傳褚先生補三代世表引黃帝終始傳是終始五德傳亦書名亦古文也十二諸侯年表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又云譜牒獨記

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始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由是言之太史公作十二諸侯年表實爲春秋國語作目錄故云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是春秋國語皆古文也吳太伯世家云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此卽據左氏傳宮之奇所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者以爲說而謂之春秋古文是太史公所見春秋左氏傳亦古文也七十二弟子列傳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此孔氏古文非謂壁中書乃謂孔氏所傳舊籍而謂之古文是孔子弟子籍亦古文也然則太史公所謂古文皆先秦寫本舊書其文字雖已廢不用然在當時尙非難識故太史公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太史公自父談時已掌天

官其家宜有此種舊籍也惟六藝之書爲秦所焚故古
寫本較少然漢中祕有易古文經河間獻王有古文先
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固不獨孔壁書爲然至孔壁
書出於是尚書禮春秋論語孝經皆有古文孔壁書之
可貴以其爲古文經故非徒以其文字爲古文故也蓋
漢景武間距用古文之戰國時代不及百年其識古文
當較今日之識篆隸爲易乃論衡正說篇謂魯恭王得
百篇尚書於屋壁中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作僞孔安
國尚書序者仍之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莫能知衛恆
四體書勢亦云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
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是亦疎
矣求之史記但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
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此數語自來讀者多失

其解王氏念孫讀書雜誌用其子伯申氏之說曰當讀
因以起其家爲句逸書二字連下讀起興起也家家法
也漢世尚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文經讀之說之傳
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家是古文家法自孔氏興起也

故曰因以起其家

又云漢書藝文志曰凡書九家謂孔氏古文伏

商五行傳記逸周書石渠議奏也劉歆傳曰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
上所考視謂逸禮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也是古文尚書自爲一家之證書
序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泰誓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
月皆起後漢書桓郁傳注引華嶠書明帝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
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帝曰勞蓋古文尚書初出其
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是起謂其學興起也

本與伏生所傳頗有異同而尚無章句訓詁安國因以
今文定其章句通其假借讀而傳之是謂以今文讀之
其所謂讀與班孟堅所謂齊人能正蒼頡讀馬季長所
謂杜子春始通周官讀之讀無以異也然則安國之於
古文尚書其事業在讀之起之至於文字蓋非當世所

不復知如王仲任輩所云也自武昭以後先秦古書傳世益少其存者往往歸於祕府於是古文之名漸爲壁中書所專有然祕府古文之書學者亦類能讀之如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及費氏經以中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又謂禮古經與十七篇文多相似多三十九篇謂孝經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劉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子政父子皆未聞受古文字學而均能讀其書是古文訖於西京之末尙非難識如王仲任輩所云也嗣是訖後漢如杜伯山衛敬仲徐巡班孟堅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之徒皆親見壁中書或其傳寫之本然未有苦其難讀者是古文難讀之說起於王仲任輩未見壁中書者其說至魏晉之間而大盛不知漢人初未嘗有是事也

漢書所謂古文說

後漢之初所謂古文者專指孔子壁中書蓋自前漢末亦然說文敘記亡新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漢書藝文志所錄經籍冠以古文二字若古字者惟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孔子壁中書也惟禮古經有淹中及孔壁二本然中祕古文之書固不止此司馬子長作史記時所據石室金匱之書當時未必盡存固亦不能盡亡如六藝略所錄孔子徒人圖法二卷未必非太史公所謂弟子籍數術略所錄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未必非太史公所謂譜記及春秋歷譜譜而志於諸經外書皆不著古今字蓋諸經之冠以古字者所以別其

家數非徒以其文字也六藝於書籍中爲最尊而古文於六藝中又自爲一派於是古文二字遂由書體之名而變爲學派之名故地理志於古文尙書家說亦單謂之古文如右扶風汧縣下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又武功下云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潁川郡崇高下云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江夏郡竟陵下云章山在東古文以爲內方山又安陸下云橫尾山在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東海郡下邳下云葛繹山古文以爲嶧陽會稽郡吳縣下云具區澤在西揚州數古文以爲震澤豫章郡歷陵下云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武威郡武威下云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豨澤張掖郡居延下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凡汧山終南敦物外方內方陪尾諸

名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用字或異而名稱皆同而地理志獨云古文以爲者蓋古文尙書家如王璜儒林傳作

王璜漢志作王橫

桑欽杜林等說禹貢以右扶風汧縣之吳山爲

禹貢之汧山以武功之太壹垂山爲禹貢之終南敦物是地理志所謂古文非以文字言而以學派言也其以文字言者則亦謂之古文或謂之古文字郊祀志言張敞好古文字又載敞美陽得鼎議曰臣愚不足以跡古文是孔壁書外之彝器文字亦謂之古文與許叔重謂鼎彝之銘皆前代之古文同然後漢以降凡言古文者大抵指壁中書故許叔重言古文者孔子壁中書又云孔氏古文也

說文所謂古文說

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言古文者凡十皆指漢時所存先

秦文字言之其一曰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此古文似指倉頡以來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之文字卽余前所謂殷周古文以別於戰國古文者實則不然叔重但見戰國古文未嘗多見殷周古文敘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潘文勤公攀古樓彝器款識序遂謂說文中古文本於經文者必言其所出其不引經者皆憑古器銘識也吳清卿中丞則謂說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鐘鼎亦不言某爲某鐘某爲某鼎字必響拓以前古器無氈墨傳布許君未能足徵余案吳說是也拓墨之法始於南北朝之拓石經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至拓彝器文字趙宋以前未之前聞則郡國所出鼎彝許君固不能一一目驗又無拓本可致自難據以入書全書中

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許字皆出壁中書及張蒼所獻春秋左氏傳其在正字中者亦然故其所謂籀文與古文或異者非謂史籀大篆與史籀以前之古文或異而實謂許君所見史籀九篇與其所見壁中書時或不同以其所見史籀篇爲周宣王時書所見壁中古文爲殷周古文乃許君一時之疎失也其二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此亦似謂殷周古文然無論壁中所出與張蒼所獻未必爲孔子及邱明手書卽其文字亦當爲戰國文字而非孔子及邱明時之文字何則許君此語實根據所見壁中諸經及春秋左氏傳言之彼見其與史籀篇文字不類遂以爲卽殷周古文不知壁中書與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殊許君旣以壁中書爲孔子所書又以爲卽用殷周

古文蓋兩失之故此二條所云古文雖似謂殷周古文實皆據壁中古文以爲說惟敘末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此古文二字乃以學派言之而不以文字言之與漢書地理志所用古文二字同意謂說解中所稱多用孟孔毛左諸家說皆古文學家而非今文學家也易孟氏非古文學家特率率書之其餘所云古文者六皆指先秦古文其尤顯明者曰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曰皆不合孔氏古文又申之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其示說文中所收古文之淵源最爲明白矣至其述山川鼎彝又分別言之曰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云前代之古文者所以別於孔壁之古文云皆自相似者以明與孔壁古文

不甚相似也漢代鼎彝所出無多說文古文又自成一系與殷周古文截然有別其全書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當無出壁中書及春秋左氏傳以外者卽有數字不見於今經文亦當在逸經中或因古今經字有異同之故學者苟持此說以讀說文則無所凝滯矣

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

許君說文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段君玉裁注之曰小篆因古籀而不變者多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異於小篆者則以古籀附小篆之後曰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書之通例也其變例則先古籀後小篆又於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下注曰許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於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則所謂或頗

省改者也此數語可謂千古卓識二千年來治說文者
未有能言之明白曉暢如是者也雖然段君所舉二例
猶未足以盡說文何則如段君之說必古籀所有之字
篆文皆有而後可然篆文者秦并天下後所制定之文
字秦之政治文化皆自用而不徇人主今而不師古其
易籀爲篆不獨有所省改抑且有所存廢凡三代之制
度名物其字僅見於六藝而秦時已廢者李斯輩作字
書時必所不取也今倉頡三篇雖亡然足以窺其文字
及體例者猶有急就篇在急就一篇其文字皆倉頡中
正字其體例先各姓字次諸物次五官皆日用必需之
字而六藝中字十不得四五故古籀中字篆文固不能
盡有且倉頡三篇五十五章章六十字凡三千三百字
且尙有復字加以揚雄訓纂亦祇五千三百四十字而

說文正字多至九千三百五十三此四千餘字者許君
何自得之乎曰此必有出於古文籀文者矣故說文通
例如段君說凡古籀與篆異者則出古文籀文至古籀
與篆同或篆文有而古籀無者則不復識別若夫古籀
所有而篆文所無則既不能附之於篆文後又不能置
而不錄且說文又無於每字下各注此古文此籀文此
篆文之例則此種文字必爲本書中之正字審矣故敘
所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者當以正字言而非以重文
言重文中之古籀乃古籀之異於篆文及其自相異者
正字中之古籀則有古籀篆文俱有此字者亦有篆文
所無而古籀獨有者全書中引經以說之字大半當屬
此第二類矣然則說文解字實合古文籀文篆文爲一
書凡正字中其引詩書禮春秋以說解者可知其爲古

文其引史篇者可知其爲籀文引杜林司馬相如揚雄說者當出倉頡凡將訓纂諸篇可知其爲篆文雖說文諸字中有此標識者十不逮一然可得其大略昔人或以說文正字皆篆文而古文籀文惟見於重文中者殆不然矣

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

一周易

一中古文本 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案七略但云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而古文經與費高二家經均未著錄然劉子政用以校四家經則漢中祕有古文易審矣易爲卜筮之書秦時未焚其有古文本亦固其所

二費氏本 後漢書儒林傳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然漢書無此語或後人因劉向校費氏經與古文經同遂傳會爲是說與

二尚書

一伏氏本 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是伏生所藏爲秦未焚書以前寫本當是古文其傳授弟子則轉寫爲今文壁藏之本當時已視爲筌蹄不復珍惜當歐陽大小夏侯之世蓋已不復有原本矣

二孔壁本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又云古文尚書出孔子壁中孔安國者孔

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
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
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
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建武之際亡
武成一篇其餘篇迄後漢末尚在祕府

三河間本

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所得書皆

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三毛詩

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不言其爲古文

河間獻王傳列舉其所得古文舊書亦無毛詩至後
漢始以毛詩與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並稱其所以
並稱者當以三者同爲未列學官之學非以其同爲
古文也惟盧子幹言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下列舉

毛詩左傳周禮三目蓋因周禮左傳而牽連及之其
實毛詩當小毛公貫長卿之時已不復有古文本矣
四禮經

一淹中本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又云禮

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
十九篇劉氏敞曰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
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二孔壁本

漢書藝文志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

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
古字也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說文敘
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是
孔壁中亦有禮經或謂之禮記者禮謂本經記謂附
經之記也今十七篇之記鄭注亦多云古文某爲某

或云今文某爲某是古文本兼有經記與今本同而記之附經自先秦已然矣又藝文志所紀孔壁諸經都篇數與其分篇數不合既云孔壁古文凡數十篇然其分篇數則尙書五十七篇春秋十二篇論語二十一一篇孝經一篇已九十一篇若加禮經五十六篇當得百四十餘篇蓋數十篇上奪一百字或孔壁所得禮古經不過數篇不及淹中之多與

三河間本

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所得書皆

古文

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五禮記

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

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案漢志及說文敘皆云孔壁中有禮記乃謂禮古經五十六卷此旣言禮復言禮記禮蓋謂禮經禮記蓋謂漢志

禮家記百三十篇之屬隋書經籍志云劉向考校經籍得記百三十篇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經典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十四篇數正相合則獻王所得禮記蓋卽別錄之古文記是大小戴記本出古文史記以五帝德帝繫姓孔氏弟子籍爲古文亦其一證也但其本不出孔氏而出於河間後經大小戴二氏而爲今文家之學後世遂鮮有知其本爲古文者矣

六周官

景十三王傳舉河間獻王所得古文舊書有

周官而漢志著錄周官經六篇不冠以古文者凡漢志言古文皆以與今學相別言尙書古文經者以別於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二十九卷若三十二卷言

禮古經者以別於后氏之十七篇言春秋古經者以別於公穀二家之十一卷言論語古者以別於齊魯二家言孝經古孔氏者以別於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周官經無今學自毋庸冠以古文二字然其原本之爲古文審矣後漢以降諸儒所見大抵傳寫隸定之本鄭注禮經云古文某爲某其注周官則但云故書某爲某此一因禮經有今古文二本而周官無今文故不得稱古文一則因所見周官舊本已非古文故變而稱故書也

七春秋經 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不言其所從得之處說文序則繫之孔子壁中書周禮小宗伯注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是其本至後漢尙存矣

八春秋左氏傳 論衡案書篇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然說文序則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而敘孔壁中書但有春秋經無左氏傳漢志亦然疑王仲任所云出孔壁中者涉春秋經而誤也漢志所著錄者卽古文本劉歆傳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是也服虔注襄二十五年傳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蓋子慎之時其原本或傳寫古文之本猶有存焉者矣

九論語 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氏壁中兩子張其本亦至後漢尙存故說文解字中頗引其字

十孝經 漢書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又

云孝經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許冲上說文解字表云古文孝經者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是其本亦至後漢尚存以上十種十有五本其存於後漢者惟孔子壁中書及左氏傳故後漢以後古文之名遂爲壁中書所專有矣漢時古文諸經有轉寫本說

上既述漢時諸經傳古文本矣夫今文學家諸經當秦漢之際其著於竹帛者固無非古文然至文景之世已全易爲今文於是魯國與河間所得者遂專有古文之名矣古文家經如尚書毛詩逸禮周官春秋左氏傳論語孝經本皆古文而毛詩周官後漢已無原書惟孔壁之尚書禮經春秋論語孝經及張蒼所獻之春秋左氏傳尚存於是孔壁之書遂專有古文之名矣然漢時古

文經傳蓋已有傳寫本雖無確證然可得而懸度也河間獻王傳言獻王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此就真本可得者言之若真本不可得則必降而求寫本矣傳記獻王所得古文舊書有尚書禮此二書者皆出孔壁或出淹中未必同時更有別本出而獻王與魯恭王本係昆弟獻王之薨僅前於恭王二年則恭王得書之時獻王尚存不難求其副本故河間之尚書及禮頗疑卽孔壁之傳寫本此可懸擬者一也又魯恭王得孔壁書當在景武之際而孔安國家獻古文尚書乃在天漢之後漢書劉歆傳及荀悅漢紀魯國三老獻古文孝經更在昭帝時許冲上說文解字表安國雖讀古文以今文未必不別爲好寫藏之而後獻諸朝其遲之又久而始獻者亦未必不因寫書之故此可懸擬者二也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

書一卷此卷由來迄無可考雖後漢之初祕府古文尚書已亡武成一篇然杜林所得未必卽祕府所亡又西州荒裔非齊魯比則此卷又不能視爲西州所出疑亦孔壁之傳寫本此可懸擬者三也兩漢古文尚書及春秋左氏傳人間均有傳業後漢書賈逵傳帝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是當時授業皆有經本且其經本猶當爲古文觀漢代古學家如張敞杜林衛宏徐巡賈逵許慎等皆以小學名家蓋以傳古學者均須研究古文字故此可懸擬者四也後漢古文學家如衛宏賈逵許慎馬融或給事中或領祕書或校書東觀故得見中祕古文然如鄭玄平生未嘗窺中祕而其注尚書周官頗引逸書又其注禮經也不獨以古文校今文且其所據之古文亦

非一本如聘禮纁三采注云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瑛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又皆如饗拜注皆云古文饗或作鄉士喪禮設決麗于擊注云古文麗亦爲連旣夕禮夷牀輶軸注云古文輶或作拱士虞禮祝入尸謨注云古文謨或爲休又明日以其班附注云古文班或爲辨又中月而禫注云古文禫或爲導凡言某古文或爲某者八是其所據古文必非一本且皆非中祕之本夫兩漢人未聞有傳古文禮者而傳世之古文禮尙有數本則古文尚書左氏傳等民間本有是學者其有別本可知此可懸擬者五也衛恆四體書勢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涪恆祖敬侯嘗寫涪尙書以示涪而涪不別是涪有古文尙書寫本隋書經籍志亦言晉祕府有古文尙書經文此種旣不能視爲壁中原本當係由壁中

本轉寫此可懸擬者六也立此六義則漢時古文經皆有別本甚明由是觀之不獨魏三體石經之古文具淵源即梅賾之偽書其古字亦非全出杜撰也

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後漢書盧植傳植上疏言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循子幹疏意古文科斗實目下毛詩左氏周禮三家三家皆經而當時抑之於小學是後漢之末視古文學家與小學家爲一然此事自先漢已然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

學家多出其中比而錄之亦學術溝通之林也

張敞

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

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經典釋文敘錄左氏

傳貫長卿授京兆尹張敞是敞傳左氏學者而藝文

志言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

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

同敘略又郊祀志言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

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

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旂鸞黼黻珣戈尸臣拜

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跡古

文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

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者也云云是敞不獨通

蒼頡篇且能讀宗周古文矣

桑欽 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徐敖教授王橫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是欽傳古文尚書者也漢書地理志六引桑欽說說文水部三引桑欽說皆其說禹貢之語而說文金部銛下云禹屬从金舌聲讀若椹桑欽讀若鎌案尚書無銛字則此條非欽尚書說當又有說小學之書而許君引之然則欽亦小學家矣

杜林 漢書杜鄴傳鄴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藝文志小學類有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後漢書本傳林少好學沈深家

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從林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林本小學家又古文尚書家也鄭康成書贊述古文尚書授受僅言衛賈馬三君子之業似林於此事無與者說文引杜林說十六條皆蒼頡訓纂蒼頡故二書中語然水部渭下引杜林說夏書以

爲出鳥鼠山是林固傳古文尙書不獨漆書一卷矣
衛宏 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
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
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
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尙書時濟南徐巡
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文大興光武
以爲議郎許冲上說文解字表古文孝經者昭帝時
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是宏
既傳古學又通知古文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从卜
中衛宏說又耑部粉衰衣山龍華蟲粉畫粉也从耑
分聲衛宏說前條無考後條乃其說尙書語然宏自
是小學名家隋書經籍志小學類古文官書一卷後
漢議郎衛敬仲撰唐書藝文志有衛宏詔定古文字

書一卷尙書正義藝文類聚引之謂之衛宏古文奇
字史記正義漢書注引之謂之衛宏詔定古文尙書
史記正義序例云衛宏官書數體是其書體例蓋羅
列異字與汗簡諸書略同元應一切經音義引尋得
同體枹桴同體圖畫同體是也其字皆作古文汗簡
引衛宏字說臧字是也其書至唐宋間尙存近儒疑
爲六朝人依託蓋無確證然則宏亦小學家矣
徐巡 說文解字引徐巡說二條肉部臬下云臬古文
臬从西从二肉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也又自部隍
下曰徐巡以爲隍凶也此二條一說堯典寬而栗一
說秦誓邦之既隍皆其說古文尙書語然如臬字由
字形以說其義與漢人詁經家法不同蓋巡本受學
於杜林衛宏故以小學說經然則巡亦小學家也

賈逵 賈逵治古文尚書毛詩周官春秋左氏傳國語亦兼治小學許冲上說文解字表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又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今全書載賈侍中說十有七條皆專論文字與經文無涉然則逵之學亦與杜衛諸氏爲近

許慎 說文敘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許冲上說文表云慎本從逵受古學又云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是慎本治古文學而著說文解字十五篇爲後世言小學者之祖

由此觀之兩漢古文學家與小學家實有不可分之勢此足證其所傳經本多爲古文至改用隸定之本當在賈馬鄭以後而非兩漢間之事實矣

科斗文字說

科斗文字之名先漢無有也惟漢末盧植上書有古文科斗近於爲實之語而其下所言乃毛詩左傳周官不及壁中書鄭康成書贊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始以古文尚書爲科斗書然盧鄭以前未嘗有此名也衛恆四體書勢始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僞孔安國尚書序亦云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其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始以科斗之名爲先漢所已有然實則此語盛行於魏晉以後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云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王隱晉書束皙傳亦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

魏安釐王冢得竹書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春秋正義引今晉書束皙傳亦云汲冢書皆科斗書是科斗書之名起於後漢而大行於魏晉以後且不獨古文謂之科斗書且篆書亦蒙此名束皙傳又云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夫漢代冊文皆用篆不用古文見通典而謂之科斗書則魏晉間凡異於通行隸書者皆謂之科斗書其意義又一變矣又漢末所以始名古文爲科斗文字者果目驗古文體勢而名之乎抑當時傳古文者所書或如是乎是不可知然魏三體石經中古文衛恆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今殘石存字皆豐中銳末與科斗之頭麤尾細者略近而恆

謂轉失溇法則邯鄲溇所傳之古文體勢不如是矣邯鄲溇所傳古文不如是則溇所祖之孔壁古文體勢亦不必如是矣衛恆謂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者恆之祖衛覬其書法出於邯鄲溇則汲冢書體亦當與邯鄲溇所傳古文書法同不必作科斗形矣然則魏晉之間所謂科斗文猶漢人所謂古文若泥其名以求之斯失之矣

壬戌春日烏程蔣氏密
均樓傲宋取珮版枝葉



